



黃文獻公文集卷之七

門人宋 濂 輯

後學虞守 愆 校刊

後學張 儉 編次

記

湖州路總管府題名記

古者諸侯之國必有史官太史公始據其所述年經而國緯之合以為表蓋將使有民社者幸而覽觀焉必且曰某年為何時某侯為何人而我何如也自秦置郡縣既不容有私史猶幸有所謂題名者而可闕與吳興為郡曰內史曰太守曰刺史曰知州事由晉王羲之而下

凡若干人亦既列其氏名于貞石矣。粵自聖化南被國
家遴選仁哲以惠幸茲土者，聲相聞迹相接而迄未有
所登載也。今總管某公始合長貳立石為題名，而屬予
以記。予惟題名之設本以昭歲月辨爵秩，觀其氏名與
其所以去來而其人之賢不肖可知也。善善惡惡而懲
勸存焉。此太史公之深旨而春秋之微權也。昔司馬文
正公記諫官題名而繫之以忠詐回直之目，使來者知
所避就，嗚呼！豈獨諫官也哉！

山南先生集後記

右山南先生集凡二十卷，記曰辭必已出古也，騷不必
如詩，玄不必如易，而太史公書不必如尚書，春秋十三
國風之作大抵發乎情矣，然而止乎禮義，發乎情故于
載殊時而五方異感也，止乎禮義以天地之心為本者
也，其為本不二，故言可得而知也。有如先生之閱材傑
志百不一施，而其言猶莫為世所貴，則言豈誠易知哉！
蓋先生自少時為舉子業，已能知非之逮，其年邁而氣
益定，支離之習刊落盡矣。故其為文逸出橫厲，譬如風
雨之所潤動，雜葩異卉不擇地而輒發，人見其徜徉恣
肆，惟意所之而止耳。世之善為近似者，方竊竊然揣量
剽掇，譁衆以立的，而曰吾古學也。陳性命者，躡幽微辨

名數者殫豪末而先生之文過而不行矣孰知夫繇繇
儻儻浮沈俗間其自視吾言蝸甲爾蛇蛻爾豈復累於
稱譏者耶潛受學於先生最久且親誠悼其餘芳溢流
無所記以被于後乃因先生所自序夢稟癡稟聽雨留
稟者合而一之目曰山南先生集嗚呼是其爲言也非
出於古非不出於古也夫能不二於古今而有不以天
地之心爲本者乎綿千禩貫萬彙而無遷壞淪滅者莫
壽於是物矣區區之篇櫝尚奚爲哉姑用以致吾意焉
爾先生之氏名與出處大槩潛既爲之述茲不復云

明正書院田記

宋南渡後衢之先賢忠簡趙公而下六人蓋尸祝之舊
矣景定末王侯已守是邦始諗于朝即故吏所據祠地
爲道院者闢書堂曰明正且以其没入之田百七十有
六晦隸焉咸淳間繼之者趙侯益奎又益以它田六十
有三晦祠事以備 國朝因之建書院額設山長負而
茲田之奪於浮屠老氏者什七八有司漫弗加省也皇
慶初上新即位垂意庠序之事凡田之在學官者冒取
有禁於是總管申侯爲閱累歲之訟牒而覈其實悉返
所侵田有挾教門檄來爭之者侯弗爲動乃賂吏瞰侯
在告謬爲可疑上其事于宣閫今山長葉君謹翁白侯

破其計而閩復下于郡侯爲徵圖籍覆按具有本末田
以卒歸蓋九十年間祠三徙而始有田不二十年遽失
不守又三十餘年廼復葉君念其得之難而保有之不
易也求書于石以圖永久潛竊惟三代而降師廢民散
儒失其守而奪於二氏者匪直吾疆畎而已矧夫威怵
利誘有甚於二氏者乎嘗試觀馬公之在建炎連柱大
奸一斥終其身不悔逮紹興權臣擅事汪公既坐切直
擯弗用趙公竟以不苟合去相位貶且死至若詭劉小
汪公委蛇仕止之間又莫或少自撓是廩焉不可奪者
區區之土壤猶外物也賢師卽祇奉德意幸惠斯文甚
願葉君登斯堂者敬共以承
事感慕而振飭必有名入傑出其間媿美於前哲天能
寶其不貲之軀則一物之細有不難守矣潛旣爲書其
槩且道其所望於諸君如此初田之未復也劉公五世
孫衍嘗以已田百畝代其匱汪公五世孫誼亦以已田
三十畝相焉至是兩家因捐其田戒子孫勿復有是抑
可書已申侯名月曾帖木而高懸人

上海縣學田記

上海由鎮爲縣之三年縣始有學又十年學始有田又
九年乃改作學于縣東如干步延祐元年冬張侯如砥

來涖縣事厥既延見諸生視其居則齋廬未備也庖廩未充也按其籍則田之析於郡庠者出於是邦之寓公者歲爲米不盈四百石惕焉深懼士失其養而學政之弗舉謀大其規制爲久遠計而未知所出也上人善能者聞之請入私田四百九十五畝有奇爲學官永業以佐經費侯既納其請則白狀于縣而輸券于學主教事者方君遇以爲向之克有學有田不易如此而上人一念之頃遽能不愛其所有以弛吾乏絕之慮是不宜使後之君子無述也乃伐石來徵文爲記嗟乎大道隳裂九流百家之異趨久矣是果不可同歟易稱同人于野而謂同人于宗吝夫與善不擇其類致亨孰大焉斯惠而不私其黨去吝孰先焉由其通舍其蔽茲所以合異而爲同也侯與吾從其有取乎此矣上人亦嘗學於是耶土地之利其末爾竊獨嘉乎是舉也庶幾乎吾聖人之旨而有非苟同者故爲原其大趣而爲之記其目之細則碑陰存焉

常熟州學田記

常熟故吳地州之西子游宅在焉當孔子時吳通上國已久北學宜非一人獨子游以身通受業列於七十有七人之間而其言行見於記錄爲甚具迨今千有七百

餘半生其地而好學能文者猶彬彬焉風氣之厚俗習之盛誠非旁州比縣之所及然自其爲縣時已有學而所占田多薄瘠以歲之不易也諸生往往無所仰食學校之養頌出它州縣下弦誦之聲希闕窳窳前後爲是州若職教事者思有以裕之而未知所以爲計學之賓老以爲州之有力而名好事莫如曹君乃相率造君以爲言君欣然爲輟田之可耕者若干晦山之可樵者若干晦以佐之士之群居聚食始無所乏絕莫不德君之爲而願得予文以記之予聞古昔授田建學悉有成法民之爲士固不必廩於學宮而大家巨室亦不得有羨田以資施予也自先王之法壞而不可復見說者蓋以爲三千之徒聚而食於孔子或又以飲食之人爲子游氏之儒何言之無稽耶今之去孔子日益以遠有能聞布衣養徒之事而興起焉可謂難也已若夫爲弟子負而箴脩息游於斯者皆生於子游之鄉而得其風氣俗習之美者也苟無幸乎居之安食之飽而必有事焉將見其處也必無媿乎子游之文學其出也必無忘乎子游之學道而愛人一簞一瓢不足爲其儉萬鍾之祿不足爲其泰孰得以區區飲食之細厚誣君子也哉是用弗讓而爲之記以告諸來者云爾曹君名某嘗爲某官

東陽縣門樓記

古者國無小必爲臺門所以嚴等威重教令非苟致崇飾而已也以爲不若是無以習民於上下之分而壹其觀聽也古今殊時郡國異體所謂嚴譙者不皆出諸侯三門之制其以樓易臺或猶有取禮之以高爲貴者乎春秋譏新作南門非謂夫脩舊而加其度也蓋失時也東陽婺壯縣提封幾二百里民堵至四萬區不啻如古子勇國縣署之大門故有樓庑及下陋歲久且就圯丞敢君某以爲是不稱古者嚴等威重教令之意爰合其鄰之大家俾撤而新之尋有二尺以爲基之崇參其基以爲屋之崇脩去屋崇五尺廣參其脩而益五尺凡脩廣視舊率加什二而崇倍焉爲間者五而加其舊者二焉君之惠孚于人故民樂獻其力智周于物故工喜薦其伎始作於延祐二年冬十月而訖役於三年春二月又不失乎土功之時是宜舉之易成之亟也學校之士咸相與言吾黨不可拱手視具乃買石而以書來曰吾耿君之興壞起廢可稱述者非一而樓爲大願紀成事來者尚有考也潛不佞無能贊美頌動然竊觀是役也亦禮之貴而無春秋之譏能勿喜聞而樂書之哉動而法於禮春秋則夫所宜書者茲樓云乎哉程工屬役之

凡庸可畧也

松陽縣惠洽巡檢司記

處之松陽所部六鄉其一曰惠洽至元某年始置巡檢其地以教官而假巡檢則自吾岳君始先是居其官者凡若干人咸即寓舍以爲治所卒伍散處墟落間緩急呼調輒後會期莫有以爲意者至治二年冬十月君寔來明年秋某月始買地作新廨爲屋以間數者若干費錢若干而其什七出於君之私橐不足則其吏士洎鄉之大家合力以成之又明年冬十有二月功以訖告門廡堂室器械之須靡不具完君既諏日之吉入據廳事而休吏士于旁舍廼以書來曰願有紀俾後之人勿廢也夫尉巡檢均以求盜爲職而尉得與令長連署常治其邑中巡檢所治率在乎荒郊林莽山區海聚幽昧曠絕之境其爲力眦尉難矣矧處爲山郡而介于甌越國家初定南服患其竊發之不時也嘗選用重臣建牙分闡以蒞焉雖以積安日久而椎剽之習或未盡去巡檢之爲力不加難乎是以來者幸其苟追於吏議則望望然計吾歲月而去之固無以居處之崇爲也君儒者按職甫及期枹鼓不驚而田里之人甘食以安寢又能致其餘力以樹立官府如此向之所謂難者君直易處之

其設施之整暇何如哉是有政焉非特土木之功而已
世博議儒者迂且憚事若君之爲武夫俗吏不可少媿
耶爲之記所以昭作始之自亦所以釋儒者之譏也君
名自脩字德敏宋太師鄂忠武王五世諸孫今爲常之
宜興人

平江西虹橋記

秦定元年冬十有二月庚午平江閶門外新作虹橋成
古者辰角見雨畢而除道天根見水涸而成渠有司之
常事耳春秋之法常事不書此何以書在有司常事也
而此非有司之常事也按郡志橋之載於圖籍者三百
五十九而爲虹橋者三其一在城西若干步即此橋也
去年夏大雨水暴溢橋居兩水之交所施材斃皆腐缺
莫能與水抗一夕盡圯其地適控通衢凡徵令賜予布
政於方國若奉貢輸賦脩職于京邑者悉由是而之焉
執事者奔走迎勞無虛日懼舟楫不足以嚴使客則枻
木以俟之方謀所以復其故而官帑不可輒發又重以
其後厲民未知費所出郡民鄧文貴聞之請分家貲之
半更爲石橋以利永久既又以爲此有司者之事非細
人所得干也乃飭材用庀工徒以聽要東焉事聞于府
府上之行中書已而報如其請遂以八月乙丑始事閱

八甲子而告訖功橋之脩四百尺而其高十分脩之一
五分而殺其二乃與岸等脊之廣得高之半而趾之廣
加其什伍上設扶欄爲之周陔其下爲門如半月以醞
漕河而隄其兩垂以度輓者所用錢以緡計者十二萬
五千有奇役以庸計者二萬四千有奇今總管郭公既
率僚屬觴酒橋上以落其成且謂文貴編戶民非有名
田稍食貨殖奇贏若它大姓比川梁達路官實領之而
文貴顧能輟其衣食之餘以紓有司之急不宜無以示
勸相乃伐石俾潛執筆書其凡而刻焉夫以一夫尸利
物之功而長民者能表樹之以寓其風厲之意是皆有
司常事之所不及而於法宜書者潛不得辭也傳曰一
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是邦之人誠知所感
發而慕效焉則夫可以脩廢舉墜而出於有司常事之
外者其屢書不一書尚託始於茲橋也文貴之可稱道
而不繫於橋事者茲不書

諸暨州鄉貢進士題名記

潛佐諸暨之明年州人士有同升於春官而旅進於天
子之廷者其調補而歸也學正陳繼龍既合鄉薦之士
爲題名而虛其左以俟且屬潛記之潛惟國朝以科
目取士著於令列聖相承守之如一上以繼志述事下

以立邦家太平之基甚盛德也越於東南號稱都會異
時人材輩出起進士至宰相者有之自版圖入職方章
逢之流相與蹈詠爲日已久如種待穫適惟其時是以
諡下之日莫不爭翔競奮以自廁於英雋之列獨是州
闕十年而借計吏第奉常者始接踵而起後先相望滋
不乏人其科級之優又旁州比縣所未有也惟其發也
不亟故其就也愈偉則其進也孰禦焉雖然士非科目
不能以自達至其措諸行事足以被今而垂後者恒有
在乎科目之外苟徒誇榮侈盛而以爲稽古之所蒙豈
賢師儒昭示上德風厲學者之意哉肆成人有德潛與
諸君子亦無作焉一也小子有造潛於承學之士蓋日
望之

鄞縣義役記

浙水東州縣隸慶元大府者六凡所入田租鄞以一縣
當其什五諸名額及非時之湏稱是取民爲最夥而其
爲縣在鉅海上號東南一都會牧伯守將若它司以轉
漕市易鹽筴之利有事于海者悉泄治其處一切趣辦
用民爲最繁富者巧自辟匿貧者日削而弗繼吏總總
焉惟期會之或後爲懼而公私交病矣天台周君之爲
丞也會國家申嚴役法豪右以它名數自占者毋敢

弗與周侯進父老具宣德意且教之爲義役於是縣西南五十里林村之民次當受役者三十有五家首相與謀賦物力之薄厚各捐已橐得錢七千五百緡爲子本推執事者五人操其竒贏以供百役之費而存其母常勿絕復推其五人日詣有司以聽徵令歲終則更休焉厥既條上于縣周君合長佐白狀大府而定其要束因廷酌父老以爲衆勸旁鄉比井爭慕爲之其致力也均其待事也易姦胥悍卒不得舞手其間而民益忘爲役之勤其效可睹矣周君以秩滿去父老過予而請曰願有紀庶幾夫嗣爲政者知有以相之俾後之人毋棄其成也昔者孔子稱子產使民也義夫義也者固古之所以使民也今也田里之人不愛其力相率以聽於有司而謂之義役非上之人以義使之而能然哉是蓋子產之所以爲鄭而孔子之所與也其孰得而廢之然則可託以永久者有不在予文矣周君名仔肩延祐五年進士其來以七年二月而義役行於至治元年正月其去以三年三月云

傅氏義田記

烏傷之北鄙有義門者里人傅氏之居也傅氏之長曰某過予而言曰家故有田四百畝合族而食五世矣以

羣從子姪之蕃衍也歲率用八晦之入食一人而籍其
餘可當十人之食以給賓祭百湏之費吾懼夫久且弗
繼而無以善其後也吾竭吾私焉耳矣蓋得田凡若干
晦別儲其入爲子本而權其竒贏俟它日更購田以附
蓋焉是不可無告來裔使成吾志以惟子也請嗟乎義
之名孰從生乎親親仁也因時制宜義也禮之所由起
也蓋予聞之古之制禮者爲之井田以同其利爲之比
閭族黨以均其安夫然後教以有急相調有喜相慶死
喪相卹疾病相養猶患其未足以勸親親也於是乎有
宗法焉而非會居聚食之謂也服窮于總而同姓殺于
袒免是以祖遷於上聖人莫能存也宗易於下聖人莫
能止也戚也而日以疏勢也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
食而弗殊則是疏可使戚也其所因者本也循其勢故
教易行達其本故道可久聖人惡有術以強合之哉大
雅曰飲之食之君之宗之王者之大政也田制壞宗道
廢仁人孝子不得由乎先王之禮之盛而各以意行之
假區區生養之具以收聖人之所不能合夫亦有取其
義云爾也充其義而仁不可勝用也記曰一家仁一國
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在乎勿替引之而已書而歸之
俾刻諸石豈非其所望以扶吾義於百世而弗墜者耶

旌異之實存乎舊記條約之凡具于碑陰茲不書

潛窩記

剡源先生嘗題其居曰縮軒從之遊者陳君養直亦以
潛窩扁其宴休之室君之云云則有所受之矣蓋縮之
為言退也潛之為言藏也是固以世為莫足用吾聰明
而務為退藏者也古之善為退藏者豈墮然伏其身窅然
閉其言而已哉昔者先生方盛壯時高視闊步英雋之林
舍者必避席煬者必避竈庸人小子却立而睨之如萬斛
之舟順流而東騏驎騶襄翮浮雲而上也可謂進耶退耶
一旦倦游而歸逡巡乎山砠海涯而時出以浮沉俗間所
層而履滿於戶外矣鴻聲駿望疾起水滴庸詎知夫退
之非進耶惟夫不為物首而墨以為守是以恒瞠若乎
人之後不知孰吾進孰吾退而吾未始與之俱進退也
君之於先生則幾矣然而未嘗進也惡乎退未嘗行也
惡乎藏顧獨弊弊焉於其名迹之間是將有關其藏者
矣夫湛盧豪曹固不斬一割之用其光氣燁然星辰之
上者雖千仞之土有未易以揜遏也善刀而藏亦有其
道乎誠有莫吾用而未始不行莫吾舍而未始不藏者
則其退藏也斯密矣而予安能知之安能言之

慥慥齋記

六台項君可立甫周君彥德甫俱以慥慥名其齋今國
子祭酒集賢鄧公各爲之大書其顏蓋以旌其志之同
也二人者復俾予合爲之記以釋其義焉夫慥慥者所
以美中庸之君子言與行相應者也而齋也者謂夫閒
居以養其心若於此而齋戒也方二人者各適其安而
嗒焉以休言不與物交也行不與事接也惡睹所謂慥
慥者哉蓋人之感焉而易動者物也其來無時而常使
入善感者事也揆事物之理以酬酢萬變而不窮者人
之心也平居養之無其素一旦出而卒然與夫事物遇
易動者或怵之善感者或眩之口之於言身之於行有
不暇擇也其無繆述而顛錯者一人者誠深知乎
此故其晝談夕講之際退而即於私室各著其志以自
儆焉此中庸屋漏潛伏之功古之君子所以成其慥慥
之美者未始不出於此也在易風自火出其卦爲家人
其象爲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釋之者蓋曰火內也
風外也由內以及外是以能有物而有恒也夫二人者
求美其言行而圖之於養其心之所內外賓主之辨其
審如此豈不可謂知所務矣哉是道也苟知擇乎中庸
者宜無不然而非二人者爲獨然也彼慥慥之名又豈
二人者所得專而有哉書而歸之所以記也亦以厲同

志也

鄉學記

霸之益津人宮君琪即其西鄉所居作學舍合諸莊子弟俾肄業其中且為廟像先聖先賢以春秋旦望奠謁如學官法念不可無以示永久爰狀其事走京師請奎章閣侍書學士內翰虞公為之記公方有大論撰未暇如君琪請廼以狀授潛俾執筆而書之潛惟古之施教導民有本有原必由鄉以達於國是以六鄉之吏去民愈近者為教愈詳一歲之中州長之屬民讀法者四黨正七族師十有四而閭胥則無時焉若夫二十五家之

閭則又有門塾以仕焉而已者為之左右師雖閭胥亦親也故上之教不煩而民之為士者恒足賴故其詩曰攸介攸止烝我髦士人生其時獨何幸歟今郡邑用著令既咸得立學承宣德意而崇厲之厥有師帥而鄉閭之教希闊弗講雖有朴茂之質何以培其根而達其支也哉君琪不自耀其材以取顯仕而主昌平之候館固非有長民者之責廼能汲汲焉圖所以私淑其人如此可謂有志于古矣昔者魯修泮宮而春秋不書說者類曰此有國之常事爾君琪之為蓋禮之以義起而出於常事之外者也可無書乎凡廟學總為屋若干楹費錢

若干縉經始於至順二年春二月而落成於秋八月翰林直學士趙公子昌與君琪居相望實有以相之其來請記則冬十有二月也

浦江縣三皇廟記

醫有學三皇有廟尚矣合廟學爲一而俾醫師領其祠事有司以春秋之季發公帑具祭料而折俎升觴焉今制也蓋三墳之書世莫得見可見者非必其本書百家所錄又多恠迂鄙野而爽於用能推其所承傳而措諸民生日用之間惟言醫者爲然耳三聖人開物成務之功有託以弗泯其在茲乎凡立學必釋奠于先聖先師

禮也仲尼社述堯舜憲章文武而其徒無敢推唐虞成周之君以爲先聖醫家者流乃得上援羲農黃帝氏而尸祝之希世之盛典歟國家仁育庶類將悉躋之壽域垂意於醫事至重而不輕崇廟祀以表章其學著在令式而偏州下邑或不能奉以從事非知爲政之緩急者莫肯盡心焉浦江自版圖歸職方踰四十載迨至治初始克有廟于邑署之西南不乂輒壞天曆間嘗繕完之而猶未有學也今達魯花赤八時思溥化以廷對第二人由中祕外補再轉而長是邑既興學宮以嘉惠章甫逢掖之士尋又以爲今之建學立師醫與儒等爾隆於

彼而嗇於此非所以欽承天子之命教也乃捐俸資倡衆而改作焉中爲殿堂具嚴像設兩廡旁列四墉外周前植櫺星門而齋宿之次論說之所無不畢備經始於至順三年之某月落成於明年之某月書來屬潛記之潛竊惟三聖人之法被于萬世其大庇乎斯人者若天覆而地載不可以一事名言也百藥齊和湯火箴石之施與易大傳所稱網罟耒耜衣裳舟楫臼杵弧矢棟宇棺槨均之爲一事爾其不可名言者孰得窺測而擬諸形容哉乃若賢侯之敬恭秩祀道宣靈休不宜無以告來者庸弗辭而爲之記餘見於舊刻者茲不重出焉

永嘉縣重修海隄記

溫爲郡俯瞰大海江出郡城之後東與海合直拱北門枕江爲亭榜其額曰四時萬象候館在焉使指所臨長吏迎勞無虛日亭之西爲市區百貨所萃廛氓賈豎咸附趨之江滸故有大石隄延袤數千尺舍舟登陸者阻泥淖不得前其俗率於隄之旁爲石路外出以屬于舟次謂之馬頭凡爲馬頭者二一以俟官舸一以達商舶云先是江水過於沙洲由江心寺之西逆流而上勢奔突莫支隄數毀繕治之費公私交以爲病至順二年秋水暴溢括蒼山中被郡境颶風激海水相輔爲害隄傾

路夷亭隨仆永和鹽倉亦圯水怒未已且將破廬舍敗
城郭永嘉蓋郡之治所縣尹趙君大訥謂是不可緩亟
議興作俾大家之後於官者分任其事或輸以財或薦
以力經畫勸相則身親之以潮汐之盈縮有時也投其
隙而賦功焉列巨木爲柱而設楸枹其上內攢衆木圍
之三周外施其芒以撥浪次填以石次積以瓦礫而實
土其中加橫木脩其欹側而帖石其背以便行者隄若
路暨亭之址悉如之而亭亦復其故始事于三年之春
二月訖役于冬十一月費不益於舊而功倍焉俾來俾
記其歲月潛惟春秋之法有直書其事具文見意者敢
竊取斯義叙次梗槩不復效近人之記事謬爲諛言以
亂其實續郡乘者尚有考於斯

昌平縣石橋記

由都城北抵上京其驛十有二而昌平之爲縣當其第
一驛谿水逕闌闔中橫絕通衢霖潦暴至則水湍悍益
甚人莫利涉縣尹畢侯以爲昌平今畿縣大駕時巡次
舍在焉凡侍從之臣宿衛之士與夫外頒教令內奉職
貢使客傳遽之往來率由乎是爲長吏者曷敢弗謹迺
規貨食募匠傭揆日之吉架石爲橋其脩六十尺而其
廣得脩四之一自始作至訖功爲日若干車者無濟盈

徒者無厲深而民不知有役咸相與誦美之掌其驛事者宮君琪持父老之言來諗曰吾畢侯之爲人素慎重雖居劇縣善操簡以御煩見謂材敏然以廉平不苛民樂其業田里安於無事用能以暇日致力於茲橋頭有紀而附見其治行之槩勒諸岸左以貽永久古者列國有四鄰賓客之交入其境而門關達路廬館川梁脩除之不時猶或譏其失政矧今百里之郊警蹕所臨有能勤其官敬其事而不忘乎嚴飭具備如此可謂無失政矣豈徒一時興作之功有足稱道哉庸弗辭而爲之書善觀政者有考於斯則它治行固可推而知也畢侯名

文質濟南士族其出宰也由翊正掾外補云

蘇御史治獄記

至順二年冬十有一月趙郡蘇公天爵由翰林爲御史南臺時方用中書奏遣官審覆論報天下獄囚三年春正月公甫就職即分涖湖北湖北所統地大以遠其西南諸郡民獠錯居俗素犷悍喜鬪爭獄事爲最繁公不憚山谿之阻瘴毒之所侵加徧履其地雖盛暑猶夜篝燈閱文書無少勸囚有言其寃狀者公曰憲司歲再至不言何也因皆曰前此慮囚者應故事耳聞公至當受刑故不得不言公爲之太息事無鉅細必盡心焉辰之

沅陵民文甲無子育其甥雷乙後乃生兩子而出乙乙伺兩子行賣茶即舟中取折薪之斧並斫殺之既沈斧水中而血漬其衣跡故在事覺乙具服部使者顧以爲三年之疑獄而釋之公曰是事二年半耳不殺人何以衣有血污何以知斧在水中且其居去殺人處甚近何謂疑獄遂復寘手理有龍光祖者買官得同知某州事用例奪官家居其子及家奴言胡孫谿有吾家故所請射官地而宋某來畊其上今宋已死宜募佃者光祖從其言而宋之子乙來爭此地光祖以牛米鹽遺洞蠻使與佃人獲持兵圍宋所居盡縛其家人以去佃人指乙

死甲謂洞蠻曰不殺此人恐走出洞事洩遂射殺之而散賣其妻子於諸洞甲既死乙竟脫歸訴其事吏受賕止以占田坐其佃人寘光祖不問公曰殺人而坐以占田可乎廼諭洞蠻悉出宋家人而正殺人者罪沅之麻陽民張甲彭乙爭溉田水交惡張以禾方熟夜往視之彭適過其處張因殺之而誣以盜禾取其家竹篋實禾爲驗吏以爲所殺者真盜也將賞其罪公曰彼盜汝禾用手取之耶抑用鎌也曰用鎌耳公問鎌安在不能對乃論如法有黃天發者兄子四人仲獨富而其季性剛復與諸兄數有爭且陵侮天發仲欲殺季乃告于天發

而以錢與謝某者使共殺之季妻發其事仲謂天發曰
兄殺弟則罪重叔承之則罪不至死叔婦子某能衣食
之天發許諾尋就逮自言實出錢與龔某者使殺之龔
蓋仲之舅而其妻則謝之母也仲賂吏如其言文到成
獄公疑有寃訊之果然迺以始謀者爲罪首常德之挑
源民盧中莫乙汪丙同出求傭工於人甲誤墮水死甲
弟之爲僧者欲訟甲妻不得訴甲妻與乙通而殺其夫
乙不能自明言實與丙同擊之至死慮其復甦斷首棄
草間而棄尸與仗於譚某家溝中吏往視之果得髑髏
而尸與仗皆無有公曰尸與仗縱存今已八年未有不
腐者呼譚問之則甲未死時其曰已警而謬云曾見一
尸爲水所漂去公知其誣語吏曰此延疑獄且不止三
年也卒釋之楊乙者始娶而得悶風疾其妻忌之逃歸
父母家乙往追取其聘財婦翁以訴于官事未決而乙
於屠者燕甲家見其妻因與甲鬪歐既去而至屠者燕
丙家責所貸又與丙鬪歐而去中路病發死其母知無
它而恐官以前事來索之故極以聞吏不察迺捕繫兩
屠者治殺人事公問其母得乙風疾狀兩屠者賴以免
印社子者問同里民家女爲妻未及娶而周某者耻與
爲姪婿止婦翁使勿嫁社子恨周而殺之楊惠孫黃文

德皆里中大家故有怨社子本受傭惠孫所又適仇文
德屋以居文德因囁社子援揚父子造謀使殺周惠孫
疆服而不能言其故初言周捕其子姦事而殺之次言
周通其妾而殺之後徙其獄龍陽則又言過洞庭遇風
禱于神許採生以祭而殺周取心肝祭之公閱其牘曰
前二說既非是使如後說有尸可驗猶未足信况無尸
乎及詢得其實則教之自誣者衛推官也於是社子已
瘦死迺出揚父子破械遣之州人劉文貴死妻弟同郡
朱德來省其姊文貴養子飲以酒數日而患腹脹文貴
次子與養子爭家財有隙因謂德曰得非中蠟墓毒乎
搗烏柏根和酒飲之得暴下視之無它毒而病愈劇德
歸具以養子言告其母其母以聞于官未及逮問而德
死錄事及武陵縣官來驗其尸皆以銀釵探口中色不
變定爲病死衛推官者先以他事怒錄事欲假定驗不
實爲其罪更命龍陽知州聚檢作中毒死辭連三十餘
人養子已誣服公疑有寃爲訪諸路人且諭使吐實衆
皆曰獄辭盡衛推官教我云然公既反其獄併按衛推
官罷之凡此皆死獄公所平決未有不得其情者也富
者以佃客家人死而蒙非辜公則直其寃貧者以年飢
取他人穀因擊傷之而傳重議公則薄其罪所活又數

十百人禮之齊氏沅之曹氏駱氏靖之唐氏並雄於貴
而善持吏短長爲民害齊因湖泊官不聽其撲買而汙
以他事曹與駱有罪例當施粉壁著其過惡遂藏去省
檄以滅其跡唐以白身爲黃平府判官追奪之令下而
拒不納公至吏始克舉其法無所避有以婚田來訴者
公雖歸其事於有司後必詢所處當否即有未當折以
片言莫不心服而去公既召還兩入臺爲御史湖北之
人思之不寘而士之有文學者太祝周君歷叙其事焉
昔者于定國嘗爲御史矣而其爲廷尉也居十八歲乃
遷夫以十八歲之少事之可書者宜不一而足史厯存

其父于公爭孝婦不殺姑事而於定國之事一無所登載
第稱之曰民自以不克而已豈非當時軼其傳而史家無
述歟竊用是有感於公之事輒因周君所叙刪取大畧
爲之記以慰其人之思後之秉史筆者或尚有考也公
今由中書禮部侍郎出爲江北淮東道肅政廉訪使云

自怡齋記

山林肥遯之士遺世而絕俗聲色狗馬金珠服玩之美
舉無足動其意而其意之所樂猶有寓乎草木禽魚煙
雲荒忽風月寂寥之間是雖若與世俗異嗜而不相入
其不能無待於外則一而已自夫外物者言之金珠草

木均之無知也狗馬禽魚均之無識也果奚取奚舍焉苟無累於取舍則稊稗也螻蟻也瓦甃也萬物之臧臧未有不可寓其樂也獨煙雲風月乎哉仁者樂山而未始資夫山以爲仁知者樂水而未始資乎水以爲知君子之樂固無待於外也予嘗與客造乎自怡之齋而叩其主人之名齋者則華陽陶隱居詩語也噫謂白雲不堪持寄而可自怡悅者華陽之戲論爾夫既已遊乎方之外矣白雲何物能爲之累耶賢主人不愛其重珪疊組一旦蟬蛻而去由由然立乎萬物之表蓋有不屑爲山中宰相者聲色狗馬金珠服玩安足多道華陽之白

雲固不能爲之累也今之名齋顧有取乎其自怡之云者是其中必有真樂者存而外物不與焉昔者孔子之門有以浴乎沂風乎舞雩言其志者矣非有自得乎其中則夫所待以寓其樂者曾何異於山中之白雲乎雖然濠上之遊魚之樂莊子不必知也莊子之不知魚之樂惠子不必知也白雲之可怡悅與否賢主人固無庸知之而賢主人之自樂者予亦不得而知也而安能言之姑識其與客語者如此主人合魯其氏泰不華其名嘗以嗣龔長萬夫云

餘姚楊君名其宴休之室曰巽菴而徵予言所以名之
義夫巽之義聖人之作易既言之矣其又奚言碩君之
名其菴者不可無辨焉耳蓋菴也者山林枯槁之士木
茹澗飲而託焉以休其身者也巽之爲卦其彖辭曰利
有攸往利見大人其象傳曰君子以申命行事由是言
之則離世異俗者固無用乎巽矣而况君遭時承平方
以材見推擇且寔有顯職宜其席不暇暖寧能久居此
耶雖然觀象玩辭居者之事也君退而家食葺脩游息
于斯其於有攸往見大人者揆之必至審而於申命行
事者究之必至悉動則觀其變玩其占而已以言乎巽
則巽自遜來遜而爲巽四乃得位得位而近君其動之
占所以悔亡而有功者四以一陰處四陽之間而上順
於五皆以正而相得巽之善者也君果遜而不變者乎
誠使之進居近列必有以處此矣豈若山林之士離世
異俗木茹澗飲嗒然休其身而無所用心也哉抑予聞
聖人之言易取義非一端是故巽爲有攸往見大人申
命行事而或爲隱或爲伏竊懼昧者疑君之寓迹乎茲
菴有類夫以潛隱屈伏爲巽者於是乎言

江浙行中書省題名記

昔太史公於漢之將相名臣不皆立傳而爲之表悉著

其氏名歲月使覽者尚論其世而有以知其人後世官
寺之題名實本於此故雖偏州下邑無不記諸其廳壁
江浙行中書省莅治錢唐五十又六年題名有記尚矣
至正二年夏四月省署燬于災而石亦仆今丞相適下
車丞使計工程材拓故址植廣厦增崇其壯觀以昭示
乎等威而未及蒐遺舉墜補題名之缺平章政事康里
公視事伊始命掌固考舊積合前宰執之氏名歲月伐
石而大書深刻焉令潛叙次梗槩以告來者潛幸嘗以
文字爲職業而效趨走於屬部何敢以不敏辭載惟我
朝稽古建官以來厯臣碩輔入則保茲天子而儀刑乎

百出則正是國人而屏翰乎四方體貌之尊內外均
一所以聳萬民之具瞻折千里之遐衝也今天下爲行
省凡十有一而江浙當東南之都會生齒繁夥物產富
穰水浮陸行紛輪雜集所統句吳於越七閩之聚訖于
海隅旁連諸蕃椎結卉裳稽首內嚮挈兵民二枋而臨
制於相外事任至重非元勳懋德兩有文武莫克膺其
寄丞相繇中書平章政事進位端揆來鎮茲土紀綱號
令煥然聿新群工度尹奔走率職賜履所及咸爲之改
眎而易聽皇上嘉其有興壞起廢之功特勅詞林宗工
作記并書篆以賜一時宰執大臣都司僚佐亦已衣被

昭回之光而流榮耀於無極者夫題名之設蓋他日表
將相名臣者之權輿是宜與蘭臺秘閣之所纂名山金
匱之所儲相爲經緯氏名歲月之存否所係甚大豈偏
州下邑廳壁所記可槩論乎然竊聞溫國司馬公記諫
院題名以爲居是官當志其大舍其細先其急後其緩
專利國家而不爲身謀有言責者固不容不事斯語充
乎是道雖秉國之均任天下之重無難也則其爲記又
不徒取氏名歲月之可見而已矧今聖神撫運鉅人並
生更進迭興均其勞佚猶有虞之九官奮庸於內成周
之三后協心於外畫一之治罔間後先述作之家遡觀
其時而睹其餘澤之未泯指事載功垂之竹帛不亦廟
堂推美讓善追紀前人之盛心也哉

江浙行中書省左右司題名記

中書之有行省行省之有左右司國朝之制也蓋自唐
分三省肇置都司爲尚書丞轄之貳以天下之大百官
之衆而任是職者止於十人其選不輕矣攷之六典則
其所掌付諸司之事舉正稽違省署符目執直簿以知
省內宿直等董董數事而已位有常負職有常守也今
政本一歸於中書而以左右兩司爲元僚小大之事罔
不與聞列曹掾有所關白得持文墨議論相可否僉議

既定乃以聽都堂之裁決而署行之較之往昔事權輕重固大不作其在行省曰郎中曰員外郎曰都事官稱命秩悉視中朝宰士而恩數無內外之異合左右爲一司以兼總乎六曹而分守無彼此之殊位序已崇而職務尤劇委任之重實絕前比非清方敦實閑敏周通之材莫宜居之由是而歷從班登政地者踵武相望號爲宰相之儲誠要官之高選也學士大夫往往觀乎題名而指其顯融於時能以得功偉烈自見者侈爲盛世之美談安可無以考其去來之歲月哉江浙行省左右司重新於災燬之餘爰命潛記其題名而刻諸廡下潛竊惟古之記題名者不特以謹歲月必曰其所居之位而寓規誡焉今之都司上以彌綸乎相業下以綱紀乎曹務至於邊隅之阨塞閭閻之幽隱靡所不當問非若群有司效一官守一職而可以一事名言也庸叙次其設置之沿革以爲之記凡參贊之功有可稱述而非題名所能盡記者茲不得而詳焉

義烏先達題名記

義烏邑庠禮殿之西南故有文昌祠宋先達題名在焉祠廢而石毀已久至正七年春主教事者暨先達諸公之後人始復脩其祠事而買石重刻寘其中昔我世

祖皇帝既定天下于一萬邦黎獻共惟帝臣特旨以宋
 咸淳甲戌進士第一王公龍澤為行御史臺監察御史
 公邑人也鄉大夫先生莫不動色胥慶以為科目之設
 茲其權輿逮 仁宗皇帝臨御伊始承平宴文文運之
 開適惟其時誕布詔條光揚祖訓著貢舉令以興賢能
 法行於延祐之初而兆見於至元之末公之用舍乃科
 舉廢興之幾名不稱則無以風厲乎四方蒐其缺軼而
 表顯之不獨為一邑之榮觀而已矧今聖天子在上稽
 古右文分命儒臣撰定前史因其善惡以寓勸懲列傳
 所載盡瘁事國如忠簡宗公正色立朝如文清徐公皆
 邑之先達也觀其名而知感慕激發則兩公不得專美
 于前而後賢之踵武相接又豈止為科舉之士哉是宜
 有以彰千載之盛際非徒可存一代之故實云爾詩曰
 自古在昔先民有作遺風餘烈固未泯也又曰高山仰
 正景行行止吾儕小子敢不勉諸題名舊刻潛之曾大
 父左曹公實志之茲俾潛嗣書其重新之歲月潛不得
 詳也

義烏縣學明倫堂記

義烏故有先聖廟在縣南宋慶曆中徙于縣東而立學
 以應令崇寧初命縣皆置學又徙于縣西尋燬于寇今

廟學在縣北則紹興間所徙也其後又斥廟西地以爲學而規制宏備逮入國朝有司以時繕治惟謹天曆二年冬達魯花赤鐵閭始盡撤而新之與殿邃廡夷庭穹門崇高脩廣悉倍其舊且改作論堂直廟之北墉面勢甚正而地脉隱隱隆然以起堂適據其脊或挾宮宅地形之術審其方向謂宜避勿犯由是未及就緒而遽撥工後來問有不爲其所怵者率憚於役殷費鉅罔敢自任碩假術者之言以爲解閱歲滋遠莫或以動其意至正三年夏五月縣君同侯自強來蒞事展謁而退覩斯堂一暨茨不施歎及敝漏殆將覆壓問其故而爲之大

息嗟令鳩財僦功易其已壞而補其一其朽墁甃壁一堅必良棟杗豐碩櫺檻顯敞飛棟步簷周于四阿左右齋序爲屋十間基而未構者半完舊益新畢潰于成什器之湏待用無缺先賢之祠曰忠孝堂寓於廡下則遷而位于廟之西南巨石偃蹇當乎前軒則因其自然輔以土壤及它山之石使就平坦甃其上爲杏壇脩五十尺有奇而廣加其脩五之一始事於是年之冬訖役於明年之春主教事者欲圖賢侯之績俾永勿墜爰狀其實屬潛記之蓋古者惟有學而無廟後世或有廟而無學廟學之制莫備於今詔書屢下風厲作成視昔有加

可謂盛矣義烏爲名縣其有學亦已久夫何一旦倏興
忽廢春秋行事駿奔走執籩豆濟濟在列而考德問業
羣居游息皆無其所弦誦之聲希闊寂寥幾若向之有
廟而學何以廣教道稱上旨哉宜乎周侯鯁鯁焉致其
力而不卹於流俗也凡先王建學明倫之本意與是邦
人材風俗文物之大槩有晉陵胡公瑄鄉先達朱公如
璋陳公炳及潛之六世祖處士君所爲記論著已詳石
多不存而其文並傳於今未泯潛不敢勦取前人成說
以瀆告于同志之士姑爲記其顛末如此俾來者有考
焉

徐偃王廟碑後記

州徐偃王廟有韓愈氏所爲碑文其別廟在今蘭谿
州者里人徐疇實爲之記疇辨其未嘗稱王而建安表
聘儒記江山之別廟直謂孔孟之徒無道偃王事者古
昔帝王事蹟不載於經而雜出於傳記百家之書固多
矣况偃王事見司馬遷史記范曄後漢書張華博物志
本末甚具至愈之文出而學者家傳人誦之偃王仁義
之心遂以暴白於天下後世由愈之言可信不誣也若
愈者非所謂孔孟之徒歟衢人柴某家于蘭谿既與州
之士民脩其祠事且摹刻愈碑文立石殿廡而屬潛志

其歲月于下方潛竊惟湯武以仁義興偃王以仁義亡
興亡雖異其爲仁義未始不出於心之同然是州之人
誠能於愈之言信而不疑則其致力於神將弗懈而益
虔祥慶之來下蔭庥之所加未有止也庸附見畸聘儒
之說而論次之庶覽者得以詳焉

忠簡宗公祠記

義烏滿心寺鍾記宋名臣忠簡宗公之文也石毀弗存
已久寺僧曰直曰謚實公七世諸孫直先示窆謚今以
甲乙之傳嗣爲住持爰輟衣盂之資購田若干畝祠公
於西廡探家集得舊記重刻諸石而俾潛志于下方

公諱澤字汝霖世爲義烏人元祐六年中進士第調
館陶尉歷龍游膠水趙城令政和三年改官知萊州掖
縣差通判登州忤道士得幸用事者既丐祠而歸猶坐
削奪羈置鎮江因卜居焉經郊恩叙復監鎮江酒靖康
元年以臺臣薦召對假宗正少卿充和議使公奏名不
正更其名計議使訖不行會選易河北帥守乃擢公直
祕閣知磁州河北義兵都總管就遷祕閣修撰高宗以
親王奉使過磁公力止之朝廷即授以兵馬大元帥公
爲副元帥暨高宗正位宸極命公以龍圖閣學士知襄
陽府俄徙知青州又徙知開封府遂以延康殿學士爲

京城留守兼開封尹陞資政殿學士公方身任中原之
事時宰忌公者從中沮之公以憂憤成疾而薨建炎二
年也有旨拜公門下侍郎御營副使而遽以遺表聞詔
贈觀文殿學士尋賜諡忠簡公階正郎卹典初行止用
侍從恩數進四官後乃以通議大夫告其第累加至開
府儀同三司云公墓在鎮江之京峴山而立廟於鄉郡
從祀於邑庠並著爲有司之彝典諡之生上距公歿二
百餘年且去家爲浮屠而不忘乎賢其賢親其親祠事
之興又禮之以義起者也潛是用序次其作始之自弁
以公官伐之槩系焉公平生大郎及功施于社稷者有
傳在國史有遺事行於世茲不書

重脩釣臺書院記

漢嚴子陵先生會稽餘姚人史稱先生少與光武同遊
學光武即位令以物色訪之得於齊國拜諫議大夫不
受去耕於富春山按圖志是時齊爲郡而未爲國其遺
迹已漫不可考今建德之桐廬實富春故地先生釣臺
在焉所謂嚴陵瀨也不獨以嚴名其地而且以嚴姓其
州先生高風盛烈之所存於此爲最著崇立而表顯之
使人知所嚮慕奮發不亦爲民師帥者之職歟釣臺有
祠躬於范文正公作州之日而重新於蕭侯燧其有書

院則自陸侯子適始更王侯似趙侯汝歷規制乃備國
朝仍其舊設師弟子負而鄰僧怙勢悉奪其恒產以爲
已有訴之於官僅復其半所食者瘠田五十畝而已間
嘗入錢佃其旁官山三十頃取鬻新之奇贏以佐營繕
之費豪民欲擅其利構訟連數歲不決至正元年秋總
管羅公下車首務脩明學政偶閱其牘亟命度其地之
肥磽均而爲二俾分佃之咸以爲平而各安其業山長
沈元鼎方謀銖積寸累以興壞而起廢公復諭士人合
私錢二千五百緡助其弗給土木之須靡不畢具元鼎
尋書滿徐天麟繼之公以元鼎經畫有素留使同竟其
修會達魯花赤高昌公適至與公併志壹慮臨視勸相
焉察佐亦克交替其事而躬程督之勞則縣達魯花赤
亦刺馬丹也屋以間計凡四十有九完舊者曰燕居殿
曰祠堂曰清風堂曰招隱堂曰客星閣曰山高水長閣
曰遂高樓曰羊裘軒曰懷仁輔義兩齋增新者曰三公
不換亭曰天下十九泉亭曰錦峰繡嶺亭曰東臺西臺
兩亭甃登臺之路而爲門以識之又作門其外榜曰釣
臺曰富春山庀事於是年之十月而訖役於明年之五
月寓公遺老來學之士共樂其成於是馬君泰之以書
來屬潛識其歲月夫以二千石之重而荷承流宣化之

任所以導揚上德扶世覺民者非可家至而戶曉也本
諸名教樹之風聲待其目擊而心惟氣感而機悟將有
惕焉于衷不能自己者矣諸君子蒞脩游息於斯碩瞻
江山想像儀刑聞先生之風而莫不興起尚無忘賢師
帥新美之功哉若夫先生之行義與出處之大致見於
前賢所論述者潛不敢贅陳也高昌公名問爾仕于中
朝歷章佩監中尚卿羅公名廷玉興和人以監察御史
累遷江北淮東道肅政廉訪使今由兩淮都轉運鹽使
來蒞茲郡云

海鹽州新作大成樂記

古之釋奠折俎升觴而已其爲禮也畧故其用樂之始
莫得而詳記曰凡釋奠者必有合也說者或以合爲合
樂然則釋奠之有樂其出於古歟若其音節器數則自
漢儒未嘗言之前史所載元嘉之六佾特施於太學開
元之宮懸僅設於兩京政和造雅樂名大晟始頒行于
天下而紹興著令郡邑釋奠其樂三成蓋至是而州縣
學有事于先聖先師無不用樂者矣國家有因有革存
其聲音物器之舊而變其稱號以新一代之觀聽今所
謂大成樂是也海鹽昔爲縣時既立學而廟祀孔子逮
版圖入職方朝廷以其地大人夥易縣爲州而廟學之

制猶循其故禮具而樂缺有司以吏議所不責又寘弗
請至止元年夏四月陳侯其來知是州首務與舉學政
問其籍則爲士者百家爲田者萬畝問其春秋之事則
有牲幣而無樂侯爲之惕然與寮佐延諸儒共圖之愈
言儀真有周君者善樂事老而不仕寓迹於雲間欲正
雅樂非君不可侯即俾持書幣迎致焉君曰樂以導和
不和不足爲樂僕觀江淮間所用樂雜出於伶人賤工
之手器不中法音不中律左右高下參差混淆惡足以
致和哉苟徒捐厚費而飾虛文僕弗爲也侯曰作樂以
和神惟君言是聽君乃爲考其數度齊量範金爲鐘而
協以古律管彼此適均吹其律而鐘自應至於琴瑟亦
悉自製惟笙磬之屬擇善工使受指畫而爲之集諸生
三十有二人教之肄習而以明年春二月上丁合奏焉
在列者無不欣豫於是教授陳某以狀來屬予書於麗
牲之石用垂永久蓋古之設教莫重於樂非止用于釋
奠也侯之於樂不但欲辨其鏗鏘又必求通其義者相
與討論之可不謂知所本乎諸君子從侯脩其時事周
旋升降於堂序之間必有聞其樂知其德而鼓舞于鳶
魚飛躍之下者矣是舉也有功於教道甚大非徒備其
闕典而已可無書乎

德清縣學祭器記

德清縣學新作祭器成主簿潘君以書來曰縣有學學有廟尚矣前教諭蔣鈞所置祭器僅四十有九吾縣尹蘇侯之始至也首以興學爲務勒褒封之辭以昭國典飾嚴奉之具以崇廟貌增廣生員而訓迪勸勵之尋用今教諭胡宗海之請按舊圖補造祭器之未備者百三十有九罇爵簠簋且登壘勺槃玷之屬如式告完費錢以緡計者千七百五十皆富而好禮之家慕嚮而悅助之者也蓋侯之撫民有恩馭吏有法而濟之以無倦今建魯花赤與侯下車同日克薦於寅恭之義併志壹慮俾伸其所欲爲僕居其間雖無能爲後亦左右交贊之故未及朞月而庭無滯訟茲豪屏息官府事益以簡餘力所逮自社稷壇三皇廟至於公署賓館亭臺庫廡以次畢新凡侯之所設施可稱道者非一而莫重於禮器之大備願舉其所重爲之記它善狀得以附見焉予惟古之釋奠爲禮也略爲器也容不必備今既廟事孔子在著令爲中祀牲幣物器咸有定制其禮自朝廷達于四方而偏州下邑迫於米鹽細故日不暇給春秋之薦幸不廢而已蘇侯獨識其若緩實急而不苟於因陋就寡考儀文之缺而於器數之末有所不遺能盡其職分

之當爲而敬其事如此餘可知也庸弗辭而記之達魯
花赤名孛蘭奚河西右族蘇侯名靖世居濮之臨清潘
君名子陽予同郡金華人也祭器之目及助錢者之氏
名悉列于石陰云

南山題名記

婺之宦學於杭者每歲暮春必相率之南山展謁鄉先
達故宋兵部侍郎胡公墓仍即其廟食之所致祭焉竣
事遂飲于西湖舟中以叙州里之好大德八年春三月
癸亥會者四十有四人魏國趙文敏公時方以集賢直
學士領儒臺潛幸獲從先生長者之後而趨走於公履

履之末逮今三十有九年乃以非才補公故處暇日從
鄉僧游龍井覩公舊題而與道其故事咸謂不可久廢
而莫之舉亟以白于宣政副使王公合同郡大夫士暨
方外交四十有一人以至正二年春二月癸亥復會于
南山追數向之四十有四人存者殆無幾或顯融於中
朝或隨牒調補於遠方或已倦游歸休於家林惟潛忝
有祿食于此而得齒茲盛集未知後三十有九年今之
四十有一人重來者誰歟古人云後之視今亦猶今之
視昔此題名之所爲作也諸公謂潛宜題識其首是用
弗讓而直書其歲月以俟後之覽者焉

通濟橋記

發瀕溪爲郡二水薄城南合流而西其勢滋大距城一里所故比舟爲浮橋以達往來霖潦暴溢絙弱弗支舟數敗散水湍悍不容篙艣或有急而冒險以進多致覆溺西峯及菴禪師憫人之病已甚謀伐石作橋以利永久禪師名德之重尊官大吏豪商富民莫不慕嚮之輸財薦貨狎至宣慰使合剌解金吾公爲移閩閩徵善工而授役焉度地於浮橋西若干步排積沙以定其基布橫木以實其底紮石于淵者十有三旁爲兩隄中爲十頓凡頓之形西正方東則小橢而刻其上以殺水怒起大德四年秋九月訖十年春三月兩隄十一頓皆集未及架木爲梁而禪師遷湖之道場尋委順示寂杭游民沈甲斷髮爲頭陀走京師給權貴人言我及菴弟子願假外護以畢橋事權貴人不知其詐爲請于東朝既得請南還則並緣取民財奪商人木衆共患之郡長吏亦遭其凌侮而弗堪也乃發其姦陳之臺司以聞于上正其罪沒入其錢遂罷橋局而毀石頓石堅緻不易動僅什其五而止延祐元年冬十有二月也禪師之法予雪牛葛公嘗以橋不可廢訴於官議久不決元統二年春部使者徐公甫下車即詢民間利害當興除者未幾

交雲龍公時主西峯法席亟以茲橋爲言徐公矍然謂人之爲民害者宜繩以法橋以利民不宜因人而廢親署公積爲申明之未報會徐公入叅議中書省事白於宰相執政咸以爲橋梁與不急之後異詔旨甚明有廢必舉無可疑者符下龍公首罄末孟以倡興作江浙行中書省既給以前所沒入之錢二萬餘緡行宣政院亦命開壇集衆僧受具戒得香幣之資爲錢五萬緡乃市大木於颯之遂昌募良匠於閩南江左以至正二年夏四月龙事今工部尚書慶喜公前刑部尚書張公並持部使者節而來躬蒞視之且輟俸金以增役費寮佐及所部吏民欣助恐後二公復併志壹慮殫其勸相程督之勤於是諸頓悉完頓之高去水四十有一尺貫以木梁被以石甃高出頓上又八尺而橋成橋之脩七百八十尺廣若干尺覆以屋如其脩廣楹間五十而爲殿者三爲亭者二殿以妥觀音大士泗洲僧伽玄天上帝之神亭以寘四天王因浮橋之舊名榜曰通濟其年冬十月既望張公率憲府暨文武官屬以落焉俾來俾爲之記古者辰角見而雨畢則除道天根見而水涸則成梁有司歲一治之耳是役也溯其造端之始已不啻四十年而一作一輟卒有待乎任風紀者力振舉之援著令

以從事乃克就緒其廢興所繫固非有司之常事可以
槩論夫何以措其辭哉昔泉州守蔡公記萬安渡石橋
第叙役要而不及其它蓋春秋之法所謂直書其事具
文見意者也某不佞敢竊取斯義考其廢興之故而備
記之用謹歲月貽諸後之君子云爾

博古堂記

故翰林待制僉淮西江北道廉訪司事申屠公至元間
名御史也公平居無它好玩惟見以古彝器法書名畫
求售者輒援厚直取之所蓄既富緘滕皮置覆以傑屋
名曰博古之堂公歿逮今十有年嗣子耀州史君

傳藏護視惟謹升其堂如見其親之存焉間嘗諭于某
曰我先君燕休之所曰九思堂吳文正公實爲之記別
號忍齋則翰林待講學士揭公記之武昌別業有翁谷
則翰林待制柳公記之作樓以儲書曰墨莊則翰林學
士承旨歐陽公勒銘其上獨博古堂僅存治書侍御史
李公魏國趙文敏公所書扁榜而未有爲之記者幸畀
以一言俾我後人永保而勿墜不亦可乎某生也後不
及從先生長者登公之堂而區區陋微於諸大老無能
爲役然托雅故於耀州非一日安敢以不敏辭昔者孔
子言夏殷之禮而謂杞宋之文獻爲不足徵當孔子時

紀用夷宋圖霸已久典籍散亡而賢人之存者無幾其
不足徵尚何恠乎秦人焚詩書而博士所掌故無恙蕭
何從沛公入咸陽第能收其丞相府圖籍以知天下阨
塞戶口多少強弱之處至於先王之舊典儀物則一切
委棄弗顧而墮於楚人之手以同歸於煨燼有識之士
所爲追恨痛惜而不已也國兵南伐趙氏納土既封其
府庫以入于有司而一代之儀章物器皆公爲江浙宣
閩都司時親受於其主者以上于朝廷武夫俗吏莫敢
壞傷斷簡殘編亦靡亡失其有功於斯文甚大中原文
獻流落東南者固不得比隆夏殷公之賢於蕭何則已
遠矣而又能以餘力窮搜極訪因山巖丘隴屋壁之遺
而窺見昔人制度法象之所寓精義之所存公之有志
於古豈徒以資耳目玩好而已哉矧以耀州爲之子克
謹其承乂且弗忘不待當祭而齋然後思其居處思其
所樂思其所嗜也來者詎可忽諸公諱致遠字大用東
平壽良人其歷官行事有永國文康閩公所爲碑銘此
不著耀州名駒以清方直諒世其家云

述古堂記

吳郡繆仲素好古博雅之士也平生所嗜惟古器物卒
然遇之輒購以重貲並寘一堂之上其目若干所寶用

者有宋內府故藏紹興丁巳邵諤所進述古圖圓研因以述古名其堂而求予記之述古圖本李伯時效唐小李將軍用著色寫雲泉花木及一時之人物按鄭天民先覺所爲記坐勘書臺捉筆而書者爲東坡先生喜觀者爲王晉卿凭椅而立視者爲張文潛按方几而凝竚者爲蔡天啓坐盤石上支頤執卷而觀畫者爲蘇子由執蕉筴而熟視者爲黃魯直凭肩而偶語者爲陳無已據橫卷而畫歸去來圖者爲李伯時按膝而旁觀者爲李端叔跪膝俯視者爲晁無咎坐古檜下擘阮者爲陳碧虛袖手側聽者爲秦少游昂首而題石者爲米元章竚立而觀者爲王仲至坐蒲團說無生論者爲圓通士偶坐而諦觀者爲劉巨濟凡著幅巾者十有一人烏帽者二人而其一爲道帽僊桃巾琴尾冠者各一人衣深衣紫衣褐衣者各二人青衣者四人黃衣者三人而其一爲道服繭衣紫氅黥衣各一人一童執靈壽杖一童捧古研兩女奴雲鬢翠飾則王晉卿家姬也石床錦褥玉卮瑤琴以次陳列大谿峭壁恠石淙流曲徑危橋映帶左右松竹蘭蕙紅蕉紫葳蔽翳聯絡天民又謂有羽流名動四夷師表千古伯時偶未之及乘閒寓意繪而爲圖以資好事之玩莫知其所指爲誰記作於政和

甲午後一十又三年諤乃以研進研蓋端溪紫石其形
正圓隆其中以受墨環其外以爲水委而旁刻茲圖其
物采雖不可辨而服飾位置猶彷彿可覩所謂述古圖
圓研也予聞商書記遲任之言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
惟新夫所以欲求器於新者豈忽遠而貴近哉取其新
以適於用而已三代先秦古器往往流傳至今使兌之
戈和之弓垂之竹矢離磬崇鼎一旦歸于士庶之家固
無所用惟研也者自王公達於庶人所通用也矧茲製
作之妙備存人物儀刑之舊而其用則日新而不窮宜
爲仲素之所貴重歟堂以研得名記爲堂而作仲素所
著也

西湖書院田記

昔天下未有學惟四書院在梁楚間今江浙行中書省
所統吳越閩之地偏州下縣無不立學而其爲書院者
至八十有五大抵皆因先賢之鄉邑及仕國遺跡所存
而表顯之以爲學者之依歸不然則好義之家創爲之
以私淑其人者也獨杭之西湖書院實宋之太學規制
尤盛舊所刻經史群書有專官以掌之號書庫官宋亡
學廢而板庫具在至元二十有八年故翰林學士承旨

徐文貞公持部使者節漉治于杭始崇飾其禮殿而奉
西湖上所祠三賢於殿之西偏行省以其建置沿革之
詳達於中書昇書院額立山長負異時書庫官之所掌
悉隸焉顧所以贍之者田皆薄瘠且遠在它州縣富歲
所輸猶多不登營繕廩給之須猶或匱乏而弗繼未有
餘力及其書也郡人朱慶宗以二子嘗肄業其中念無
以報稱乃捐宜興州泊陽村圩田二百七十有五畝歸
于書院遵著令減其租什二實爲米一百三十有二石
請別儲之以待書庫之用而毋移它費凡書板之刊缺
者補治之舛誤者利正之有所未備者增益之主教事
者既白于儒臺而轉聞于憲府俾有司蠲其田之繇後
慮後人昧於所自而隳其成規徵文爲記以示永久昔
蘇文忠公記李氏山房藏書以爲物之悅於耳目適於
用而不弊不竭隨人之才分求無不獲者惟書耳李氏
於其書既取而用之而書固自如未嘗少損也夫書誠
可悅而適用不弊而不竭矣使傳刻者歲滋久而常無
弊則摹造者日益廣而豈有竭哉向之書院若白鹿洞
若嶽麓非朝廷所賜無以得書今也以布衣之士而垂
意於學校之事不患其居之不崇食之不豐而患其書
之不完此仁者之心無窮之惠也學者宜無求而不獲

能玩味其英華而究極其根柢者幾何人哉蘇公所以
歎古人得書之難而其學非後世所及後世之書多且
易致而學者益以苟簡也蘇公書院之先賢庸顯誦其
說而推明之以爲記庶幾來者主張是而勿廢且以勸
夫束書不觀游談無根者焉

沈氏義莊記

湖之歸安東七十里是爲花城爲其鄉之望者曰沈君
家故業儒君之父處士公遺外聲利不有仕祿而樂出
私財以振人之急謂親親仁民宜有本末次第首圖創
義莊以教養其族八未及就緒而歿君以爲前人之志

不可不續爰以至順辛未捐田五百畝建義塾構殿宇
妥先聖先師像其中以春秋修釋奠之儀闢講舍齋廡
延宿儒爲之師而聚族之子弟俾隨材以受業鄉人來
學者弗拒也尋復以至正乙酉捐田五百畝即義塾之
南立義莊屋以間計者若干歲取其田之所入以實之
擇族中之長且賢者同主其出約貧無以給昏喪諸費
者量薄厚之宜制隆殺之等而周給焉大抵本於昔人
之成規而微有所損益懼來者弗克嗣其事則以聞于
外宰相執政及部使者咸報如所請沈君既求里之寓
公記其義塾而義莊未之有記乃叙次其事以屬筆於

千古之有國家者必度田授民以厚其生立宗收族以教之親愛自其法不行於後世而民之失其養者日多風俗亦日衰薄然而萬古一心萬心一理田制壞而此心不與之俱壞宗道廢而此心不與之俱廢仁人君子苟充其一念之良心推吾有餘資彼不足使得遂其生而發其油然親愛之心豈非禮之以義起者哉是則生乎千載之下猶為三代之民也傳曰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有能慕沈君之為而興起焉將見人各親其親而周宇之內無一夫不獲其所矣子子孫孫勿替引之善繼善述者所宜盡心也戚戚兄弟莫遠具迓秉彝之良心誰獨無之予弗辭而為之記者匪徒以勗沈君之後人纂承而弗墜亦以為富而好禮者之勸也

敏學齋記

吳郡施允文好脩之士也築室於城東為齋居之所扁曰敏學四方士大夫來吳允文必踵門請見來者亦莫不樂與之遊會予將北上艤舟姑蘇驛允文來求予記其所謂敏學齋者予告之曰六經之言學肇見於武丁之命說而論為學之道曰遜曰敏而已遜者欲其謙退而如有所不能敏者欲其進脩而如有所不及退則虛而受人進則勤以勵已二者固不容偏廢也孔子大聖

人而不自聖故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可謂遜矣然而又
曰好古敏以求之者則其求之也曷嘗不貴於敏乎它
日與顏曾二子言仁與孝而二子皆自謂不敏其遜抑
可見矣田之仁參之孝三千之徒未能或之先焉豈真
不敏者乎苟徒爲自卑而不思所以自強是謂知退而
不知進蓋遜雖美德然必敏則有功由是言之則爲學
之道所重尤在於敏也允文取以名其齋誠知所務矣
而允文不自以爲足汲汲焉欲求予言申其義以記之
予聞孔子教人以訥於言而敏於行又以敏於事慎於
言爲好學允文平居奉親孝交朋友有信敏於行與事

者也因其所已能勉其所未至進進不已必有深造自
得者焉奚以予多言爲哉姑以此復于多文云爾是爲
記

間止齋記

錢唐張子英生宦家且居今盛時而雅不樂仕進日以
篇翰自娛尤嗜淵明詩摘其語扁所居室曰間止齋而
屬予記其所以名之義予觀淵明止酒詩章首即以居
止城邑逍遙間止爲言則其所謂止者不止於止酒而
已夫天壤間事物有萬不齊是非之相傾利害之相乘
妍蚩之相形強弱之相陵莫知其所終極而人以眇然

之一身與之周旋而左右酬酢乎無窮之變孰能於膠
膠擾擾中求其止乎山林枯槁之士棄事絕物而寓情
於風月寂寥之鄉仰雲嵐而俯泉瀨若可以止矣是猶
爲有所待而未能無累於外也惟放於自得之場物任
其性事稱其能而吾方且遺其所寄不知城邑之爲山
林山爲城邑斯可以無往而不得其所止此非莊生之
所謂逍遙而淵明取以爲言者乎抑其言不止於止酒
亦不止於及其居止也坐止於高蔭而不知孰爲輪奐
之美步止於葦門而不知孰爲康莊之達味止於園葵
而不知孰爲食前之方丈歡止於釋子而不知孰爲倚

之數百非去彼而取此也謂放不拘逍遙自適耳又
安知孰爲莊生之遊孰爲淵明之止乎子英清修好古
處城邑如在山林未嘗弊弊焉牽於名迹宜其聞淵明
之言而有契於心也然子聞孔子可以止則止苟未可
以止而止與可以止而不止蓋胥失之當其可仕則如
淵明以弦歌爲三徑之資當其可止則如淵明之不爲
五斗米折腰解綬而去無累於物而異方同得何適而
非逍遙是乃善學淵明而得其真止者也子英屬予記
其爲止之義予之所知若是而止耳昔者曾子以緝熙
敬止釋止善與淵明以逍遙間止詠止酒其取義皆非

尋常措於章句訓詁者所能通予方欲見好讀書而不
求甚解如淵明者共論斯事子英可謂淵明之流非歟
倘能爲予言之請留更僕而筆受之以爲後記

記高祖墓表後

右迪功郎黃公墓表公潛之高祖其葬也宗正丞兼左
司郎官朱公元龍方奉祠里居故我曾祖戶部公求爲
之文表于墓道曰迪功者宋紹定辛卯公以東朝慶典
受封初階也後以戶部公景定間再遇明堂恩庚申贈
宣義郎癸亥贈承議郎咸淳丁卯又以郊恩累贈朝散
郎高祖妣宗氏累封安人後公二十七卒年九十有

二孺人者亦其初封也子男四人長諱夢炎即戶部
公是爲潛之曾祖幼能屬文年十有一鄉先生或戲謂
曰小甘羅之一歲早已能文應聲曰加孔子之數年可
以學易鄉先生大奇之表所謂挑以文應口輒對是也
既而以紹定戊子嘉熙丁酉連請兩浙轉運司文解表
云再薦于漕者時猶未第也公歿後八年乃以免解擢
淳祐庚戌進士第仕至太常丞樞密院編修官左曹郎
官以朝請大夫致仕後公三十年卒年七十次焱初戶
部公客于觀文殿學士少師吳公淵假以男爵使就試
於漕闡非其志也掇俚諺爲啓以辭曰舉子忙槐花黃

早已覺壯心之動時文熟秀才綠要須取本色而歸吳公嘉其志而不容其卒辭乃以回馳於焱後累遷忠翊郎權安慶府望江縣令炳蓋其舊名也後公四十八年卒年八十有五次煥所後父曰伯恭公之母弟次熒以公歿前一年補太學生後公二年卒年二十有八女二人長適王因金嘉熙戊戌殿試第五人授從事郎昭慶軍節度掌書記未上而卒表不書帥鎮軍號而書州名曰安吉者取其易知也次適劉瞻孫即時孫也戶部公二子長垓次承節郎諱諤是爲潛之祖一女適劉景宸子應龜太學內舍生望江令三子長埴次壻咸淳己巳戶部公似明堂恩當任子輒推以與壻故戶部公之手無用廢入官者壻未命而戶部遭內艱尋更名君澤以進武校尉試有司名不見於表者時猶未生也一女適朱叔麒登咸淳戊辰乙科授從事郎處州軍事判官遷國子監書庫官太學一子垓生一女適劉璨垓生於嘉熙初元而承節公生於隆興寓舍表所書皆小字時猶未名也其後垓又更名景山云孫女實三人而表云四人莫得而詳也惟我高祖妣之葬戶部公所爲壻誌有墨本傳藏至今而高祖墓表石弗存已久潛生於高祖既沒三十五年之後年今七十始於朱公家集獲見

卷之七

五十一

其文追慕感泣不能自已大懼歲月寔遠墜逸不傳謹
錄而藏之并疏其纖悉委曲俾我後人尚有考也曾玄
而下表所不及者家譜存焉

湯氏義田記

湯氏在龍泉爲鉅族宋南渡時岐國公思退以文章家
致位宰相族益著岐公之伯祖太中大夫稍後九世是
爲武翼大夫節武翼生望以父蔭讓其弟始不有世祿
有子曰鏞字伯韶生十三年而德祐失國遂隱不仕人
稱之曰石屋處士云處士君既不仕則混迹民間務爲
生產作業家以苟完自奉甚簡薄而樂振入之窮急

仁民愛物宜始於親親乃置義田以贍同族其爲田二
百畝歲可得穀四百石擇族人廉謹而有幹局者俾任
其出納月給人五斗有喪者二石葬則半之產子者一
石再有子則倍之子始入學予錢三十緡嫁女如入學
之數娶婦則減三之一年七十者每歲帛一疋能自業
者弗預不知檢飭而有子弟之過者罷之大畧倣范文
正公之成規而微有所損益其爲施貧活族之義則無
以異也蓋范公有志於是者三十年暨出臨方面入踐
政途位克而祿厚始克終其志岐公方貴顯時未及爲
而處士君乃以一布衣爲之可謂難也已然嘗觀三王

之民皆有常業食飲服用之須不必仰於人而後具公
卿大夫所受田祿亦有等差而不得過其制安所取羨
田以爲相賙相恤之資乎若夫合族之道又非衣食於
我之謂也厥今田制之壞宗道之廢亦已久矣有能以
義起禮而崇其恩愛於服窮親竭之餘不愈難哉處士
君三子長濱次溱次京溱不幸先卒濱與京是繼是述
弗懈益虔而京不達數百里走錢唐求予書其事于石
以告後人俾勿墜孝子仁人之用心何其深且遠歟是
固予所喜聞而樂書者也處士君之言行前進士葉規
以銘其墓茲不復云

寶忠堂記

翰林學士公朶爾直班以寶忠扁其所居之堂而貽書
於溱曰昔我魯國忠宣忠武兩王佐 太祖皇帝肇造
區夏克有大勲慶賞所加爰及苗裔爲國家之世臣茲
已八葉忠武始嘗以太師國王都行省承制行事建牙
于燕而今京師迎陽里第則吾祖同知通政院事府君
之所作也予不幸少孤痛自策勵獲底於成人蒙被眷
知備負禁從恒廩焉以隕其家聲爲懼竊聞古之人或
以善爲寶或以仁親爲寶而吾家世之傳則以忠爲寶
子孫宜謹其承相與保守之而弗失是用名吾堂曰寶

忠度幾退食於斯心在帝室夙興夜寐靡敢忽忘不可
無告後人俾繼吾志願有述而刻諸某歷觀漢內之豪
傑並起而從高帝馳驅於中原高帝既定天下異姓之
臣裂地而王者八國類皆鮮克有終張耳頗以智自全
亦僅至其子而止獨吳芮受知高帝稱之曰忠著于申
令由衡山而長沙傳號弗絕迄今千 百年猶廟食于
一邦孰不曰德之薄者其流卑德之厚者其流光推本
而言則爲德之薄厚特係夫能忠與否耳惟扎刺爾氏
之先奮其雄材翊扶興運元功戍烈載于彝常自時厥
後享有茅土訂謨廟堂出入帷幄者莫不世濟其美德

業之盛有光于前雖古帝王輔弼之臣殆不是過非徒
偉於一時之際遇而謂之豪傑者可同日而語也然自
曾兩王父子下逮東平之三世易名節惠悉冠以忠與
向之著令稱忠者若無以異令聞長世不亦宜乎蓋人
材與時高下固有不齊至於事上之貴乎忠無古今一
也公以宗臣世胄日侍天子清閑之燕而謙退不伐克
念厥紹休沐在外輒與鴻生駿士探討儒家者流之言
而知忠之爲貴奉以周旋如恐弗勝既以受之前人者
昭揭而自儆又圖有託以貽方來俾求勿墜爲慮豈不
深且遠哉詩曰錫爾介圭以作爾寶此所謂寶上之賜

也公之所寶家世之傳也能不失其家世之傳則能久
有夫上之賜矣百世之下尚鑒于茲

學齋記

伯溫甫以學齋扁其居室而來諗于某曰予幸以國子
獲執經於館下忝釋褐而備官使於西陲者二十載異
時同舍生類能以文學論議自見已獨無稱焉大懼去
師友日遠墜失不得附于英俊之列爰以學名吾齋庶
幾退息於斯有所自斲以爲進脩之地匪但求無媿乎
今人苟未至乎古人不敢不勉也子其爲我記之某聞
曾論所記子夏氏有仕優則學學優則仕之言說者謂
非爲學而弗仕者勸乃爲仕而弗學者戒也然則
學之優或不必於仕仕之優曷可以無學乎蓋古者由
家而鄉以達於國固無地而無學其賢能之興於鄉者
必還以長而治之歲時屬民射飲讀法使之習容閑禮
考德問業莫不有教學相長之道焉則亦無事而非學
無時而不學也今之爲學既不皆與古合其仕者又率
以鈎撻趨辨爲大務而無暇從容出入升降酬酢於儒
服俎豆之間若夫隨牒遠方邈焉海隅徼塞萬里之外
則弦誦之聲益以希闊年未至而不視學者皆是也有
能不爲事物之所奪風氣之所移而卓然以古人自任

如伯溫甫者不亦有志之士歟歷觀書傳所載能終始
于學者無如衛之武公年九十有五猶作詩以自啟曰
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先儒以爲此誠意正心之極
功則其所學可知也伯溫甫敷歷之久譽望甚著年踰
強仕以選擢外宰相之元僚而居是室也忘其齒之長
身之貴不怠於自儆如此其亦武公之徒矣由是而登
於武公之年所造詎易量哉且老之爲言考也庸謹記
之以俟它日考其成焉

勅賜丞相冀寧文忠王祠堂記

故丞相冀寧文忠王以至正七年秋九月十八日丁

薨于位二十六日乙丑祔葬京城和義門外之先塋八
年春某月某日某甲子建祠堂順寧府宣平縣宮家莊
之景賢書院冬十一月十二日甲辰宰執大臣奏事明
仁殿而退諭上旨俾臣潛撰其先塋碑銘并以祠堂記
命臣潛製其文賜王母弟今大司農達世貼睦邇使書
于石仍勅平章政事議中書省事姚庸篆題其首而刻
焉惟武宗皇帝昔在潛邸出鎮朔方故丞相和寧忠
獻王以宿衛重臣久侍帷幄上既嗣大歷服忠獻遂以
佐命元勳入秉國鈞夙興夜寐勤勞帝室將寘其家于
北土令就高爽而遠敵衅乃以上所賜宮家莊之地築

別墅居之而延師教其二子俾有成立爲時名臣即文
忠及大司農也里人化之無不悅學忠獻以父老之請
爲創精舍聚其子弟而教育之有司以狀白于中書昇
之額曰景賢書院立山長爲學者師忠獻既歿因作堂
而祠焉其構興之初 今上皇帝特出內帑金錢幣物
以相其復東朝及中宮致助有差迨其訖功上復遣使
函香具牢醴以落其成詔詞臣歐陽玄爲之記至是別
爲堂以祠文忠事聞又命臣潛記之臣潛竊考古者天
子之公卿有大勲勞則祭於大烝後世之廟廷配享是
也諸侯有國大夫有家則設廟桃壇墀而祭之後世之

羣臣家廟是也傳所謂釋奠有合有國故則否說者以
爲國故若唐虞之有伯夷后夔周之有周公自奠
之無則合於鄰國今學校各祠其鄉之先賢猶有取其
遺意也夫唐虞成周固非有鄰國之可合舍夷夔周公
而誰歎忠獻以雄材偉略出則膺爪牙之任入則荷腹
心之寄至於處危疑之際不動聲色而施轉旋闔闢之
功民志以之而定國勢以之而安可謂社稷之臣矣文
忠用貴王賤霸之術佐 今天子於重熙累洽之餘以
親附百姓鎮撫四夷爲已責而務使官得其職物遂其
宜雖古良相殆無以過而况前作後述濟美象賢位冠

百僚爵超五等是宜配侑於烝祭享祀於廟室豈鄉國
之間學校之士所得而專乎其相與尸而祝之者蓋以
事夷夔周公之禮事之也臣潛庸因記事推述而論著
焉文忠諱鐵木兒達識官中書左丞相錄軍國重事階
開府儀同三司勲上柱國贈開誠濟美同德翊運功臣
太師中書右丞相階勲皆如故追封冀寧王謚文忠餘
見於前記及上所賜勲德之碑者此不具

監脩國史題名記

宰相之職掌佐天子正百官於軍國之政令無所不
統惟領史事則特給印章別設官屬而勅尾以之入銜

其事也昔在世祖皇帝中統二年翰林學士承旨
王公鶚奏請立史局纂脩先廟實錄及遼金二史其國
史則請以右丞相史公天擇監脩上悉從之至元元年
始置翰林國史院十三年乃制授平章軍國重事耶律
公鑄監脩國史建官實始於此其後恒以上相專綜監
脩之務或並命次相則曰同監脩委任可謂重矣若稽
往制詞臣史官班列不同職掌亦異今既合為一院而
史事獨屬之宰相者蓋紀錄天地日月之祥山川封域
之分昭穆繼代之序禮樂師旅之事誅賞廢置之政布
在方冊垂于萬世其所繫之重非它司比抑可知也故

凡大拜之後必誦告視篆于本院廳壁固宜有其題名然自史公天澤耶律公鑄逮脫脫太傅公兩入中書相今天子九十年間領史事者之官位名氏歲月皆未有所登載於是院長謀於寮友而訪於中書之掌固得右丞相完澤太傅公而下總十有八人礮石大書而深刻焉其莫得而詳者皆不著亦闕疑之義也

翰林國史院題名記

世祖皇帝中統元年初設翰林學士承旨官止三品至元元年乃建翰林國史院而備學士等官八年院升從二品成宗皇帝大德九年院升正二品仁宗皇帝

撥御筆點定置立學士承旨六員學士侍讀學士侍學士直學士各二員皇慶元年院升從一品迄今遵為求制先是蒙古新字及亦思替非並教習於本院翰林國史集賢兩院合為一仍兼起居注領會同館知秘書監而國子學以待制兼司業與文署以待制兼令編脩官兼丞俱來隸焉其後新字既折置翰林院而復立集賢院如故今興文署已廢本院於起居住會同館秘書監國子學之事悉無所預回回學士亦省而亦思替非以待制兼掌之今上皇帝建宣文閣而不設學士詔以經筵崇文監皆歸于本院崇文監言其非便而止

惟於學士承旨而下摘官判署經筵之文移頃因纂脩
后妃功臣傳又以執政兼學士承旨等官而無常員此
建置沿革之大略也自中統至元以迄于今題名久未
克立是用蒐羅故牘考其姓名資秩遷次而刻諸石庶
來者有考焉夫題名雖非古而唐宗以來偏州下邑莫
不有記矧以文學侍從之臣於焉萃止安可觀其闕文
而弗之講乎覽者因其人而尚論其世則國家之聲明
文物名公大人之遺風餘烈猶可槩見也僚屬叅佐具
于別刻者此不書

上都翰林國史院題名記

凡官署咸有題名記之者必述其職分之所當爲以寓
夫官師相規之意焉粵自世祖皇帝作別都于灤陽
一遊一豫無非事者列聖相承遵爲典常文武百司扈
從惟謹翰林國史職在代言以施命于四方載事以傳
信於萬世天子出御經筵則勸講進讀啓沃聖心退
則紬繹前聞以待訪問任重而地親上所識擢必勲閥
近臣儒林大老與一時名人魁士實侍從之高選非他
有司比也由至治元年逮今二十有七年分院題名歲
各有記於其職分之所當爲論之備矣茲不復勦取舊
說而重陳之第記其官位氏名歲月庶來者有所於考

學為宰相者也後之人觀其氏名知所敬慕而奮發焉則其為風厲也大矣庸弗敢辭而謹記之

上都御史臺殿中司題名記

天子時巡上京則宰執大臣下至百司度府各以其職分宮扈從國朝舊典也凡公署必立題名以志其去來之歲月御史臺殿中司之有題名始於至順三年率皆刻木為方板而書之至正八年今殿中侍御史堃僊護都掌羅鐵穆而慮其久或蠹敝乃命代以石大書而深刻焉且俾潛記其作始之自謹按漢御史大夫有兩丞其一曰中丞居殿中蘭臺外督刺史內領侍御史受公

丞之職魏以二御史居殿中察非法大朝會則替白筆側陞而坐乃殿中設侍御史之始也其後殊時異制公革靡常在唐則兼知庫藏出納宮門內事京畿諸州諸衛兵禁而政務非一在宋則三院並得言事兼察事而官守不分逮我世祖皇帝至元五年肇建御史臺置殿中侍御史二員而以殿中別為一司正名舉職糾察朝儀外廷稱慶則對立於龍墀之下而不與庶僚序列大駕行幸則畢從於豹尾之中而非若他官可以更休委任既專地位復密臣僚有所敷奏無不與聞而其命

秩之崇品在第四視唐宋以七品官爲之重輕之不侔
從可知也自非勲賢貴胄秉清方直亮之節夙爲衆所
嚴憚莫宜當其選由是而致位卿相未始乏人誠欲使
來者知所慕效而思繼其風烈則所托以昭示于永久
日曷可缺歟蓋物莫壽於金石然自古及今名垂天壤
與國家相爲無窮者固不獨恃夫金石以爲存也請以
是爲記可乎是歲乘輿以五月屆灤陽八月回鑾十月
甲子朔記

杭州路儒學興造記

杭於宋爲行都士之所聚爲京學凡著籍其間得以類
補太學諸生人以比古之外靡四方之士咸附集焉
以厭於人學故其規制褊迫庳陋顧出他州郡下擔簦
負笈而至者殆無所容德祐納土杭爲外藩聖化所暨
無間遠邇士風之盛不減異時廟學悉泯其舊又未有
所改作禮殿之東有論堂宋理宗書養源堂三大字故
在左右前後環以十齋曰進德曰興能曰登俊曰持正
曰賓賢曰崇禮曰致道曰尚志曰養心曰率性每齋前
列屋爲間者五而後爲爐亭題扁則文丞相天祥陳叅
政文龍諸名公書之堂之北爲高閣以藏書榜其顏曰
尊經者國朝行中書省平章政事高公興所書也大德

七年王教授去疾始撤尚志一齋以廣殿基至大四年
倪教授淵遂撤養心率性兩齋以營學官廨舍至治元
年進德興能兩齋燬於災總管忽都魯沙又即其地構
廳事僅存而可居者五齋率皆局於地勢前阻逵路後
逼廡居雖欲充拓使就顯敞而遺囑煩不可得也至正
二年夏細人之家不戒于火飛燎及殿檐而止持正賓
賢崇禮致道四齋與廟垣外比屋而居者數十家盡燬
弗存執事者請割學西隙地益以錢若干緡易其廢址
改建論堂四年夏儒學提舉班公惟志方理之度木植
而李君邠來爲副提是

工遺當總管趙公璉下車伊始教授謝君池亦至趙公
既銳然以學校爲己任謝君亦克併志壹慮而趨事赴
功乃從闔於四齋之故位且爲屋掖其兩旁而以堂之
故位作新堂及前軒設大小學齋東西對峙輦石刻置
閣之北數百步而爲亭以覆之殿廡門廡官廳吏舍及
故所有登俊一齋下至庖廩之屬仆者起之缺者完之
丹采之剝蝕者飾治之屋之因舊繕葺更新創造以間
計者總若干甍堂涂自門屬于閣二百餘尺土木匠傭
之費爲錢若干緡爲木若干石悉出於贍學經用之餘
未嘗以匱官勤民爲士者亦無所與始作於六年冬十

一月訖役於七年夏四月謝君狀其實馳書京師屬潛
記之夫政事由人而廢興制度隨時而損益必人與時
會乃可以舍舊而圖新 今天子嚮用儒雅嘉惠斯文
群臣承宣德意如恐弗及經之營之室苟美矣息焉游
焉士何事乎誠能充類致思而知吾之所居廣居所位
正位所行大道非人之所能廢興非時之所能損益必
有感厲奮發求至於聖賢之域而升其堂入其室者則
賢師帥振起作新之功不止若今所記而已潛既序其
工役之槩併志所望於其士者如此云趙公至治辛酉
龍飛進士今爲禮部尚書班公前集賢待制李君至順

建試第二人謝君宋丞相太師魯王五世孫也

胡侍郎廟碑陰記

胡公仕宋爲時名卿等之末康實公鄉邑公嘗讀書方
巖山中歿而爲神發祠其處宣和間封佑順侯紹興末
乃賜廟額曰赫靈者初封誥命中語也佑順之號既累
加以嘉應福澤靈顯極于八字淳祐間遂進爵爲公更
號顯應尋加正惠寶祐初再加忠佑杭之南山龍井源
公墓次有顯應廟勅命在焉廟不書賜額而以顯應名
者因初進封之號也公本以助王師殄巨寇廟食于
一鄉而其光靈無遠弗被能出雲爲風雨農人咸以望

歲者望於公凡村墟里社必爲祈報之所故公之別廟
布滿於郡境不啻數十百區其在吾烏傷之稠巖者里
人方氏倡衆爲之也宋初藝之第進士者自公始至其
季年方氏有大冶丞應龍以進士起家而族日益大其
子孫相率致力於祠事彌久弗懈者蓋亦視公爲鄉先
達而不知所敬慕不徒効俚俗徼福於公而已廟之創造
以至元二十六年重興以至正九年新廟告成以記來
謁於潛曰公之陰佑乎斯民而變化不測有以驚動其
耳目者庸夫孺子皆能言之至於公之奮由一第逮臺
三朝十遷州符六持使節選曹計省歷踐要塗晚以登
身而退其有德於人有功於國與夫出處之大致
非薦紳先生莫能言也願備著之潛竊惟公之官伐治
行有傳在魏國韓公所修宋實錄而文正范公所撰公
墓誌論次尤悉謹書而俛之使刻諸石且爲之記其作
廟之顛末附見于石背若郡志言公嘗奏免衢婺身丁
錢民被其賜而爲之立廟則傳與墓誌皆無所登載姑
俟博洽之君子而考質焉

樊川記

樊川長安勝處也堊僊護都殿中君別業在焉間嘗謂
予曰吾先世家隰州之永和五世祖雍郡公薄遊關中

愛其風土完厚遂徙居鄠雍郡之仲子是爲吾高祖雍
國貞獻公被遇世祖於略畔山之陽眷遇甚至而恬
於進取足迹不至京師以京兆奧魯總管終于家吾曾
祖太師奉元忠貞王吾祖太師涇陽忠宣王再世掌上
京留鑰前後四十餘年忠貞既歸老關中而忠宣亦返
葦于鄠蓋視鄠爲鄉土久矣吾父佐今天子位爲丞
相匪朝伊夕陟降左右而吾又以大臣子叨被上恩入
則侍閑燕於內廷出則奉溫清於私室去鄉土日以遠
鄠杜異縣而壤地相接樊川在杜之封內即吾土也頃
嘗買田築室將以佚吾私而不可得蓋無一夕夢寐不

在其間幸爲之記庶幾時一展玩以自慰焉按圖誌漢
京兆杜縣之樊鄉有樊川以樊噲所食邑得名一名後
寬川以其水出秦嶺又名秦川有佛廬號華嚴寺俗但
稱之曰華嚴川京兆今爲奉元路杜廢入萬年而萬年
今爲咸寧縣其南三十五里是爲樊川西爲常曲東爲
杜曲則唐入所謂城南常杜去天尺五者也夫氣運之
消長往來無窮人事之盛衰每與之相爲終始秦樹隴
雲斜陽衰草城是而人非無復向來冠蓋追遊之盛而
原隰之平泉流之清陸海之富饒民物之蕃阜不減於
其時雨露所濡佳花美木生意充周末嘗少息也唐宰

相杜岐公甲第在長安而樊川有別墅中有桂林亭卉木最爲幽邃日與公卿燕集焉後以太保致仕遂居於此家廟石室遺迹故存岐公孫牧之尤愛樊川傾俸貲以治其墅其知中書制誥也每退直亟召密友往遊其地自謂我老爲樊川翁要有文章數百首號爲樊川集殿中君與牧之生宰相家則同執法殿中又同所不得與牧之同者昔之城南去天尺五今則去天半萬里矣欲朝而往暮而歸於竹洲藤岸苔徑花齋不可得也能勿緬然而長望渺然而遐思乎予聞古之達人以太虛爲家無何有爲鄉視半萬里皆我室我闥也而况鈞天清都之樂又安可與下土同日語殿中君曰是有以歟吾平生之懷矣遂次筆其語書而歸之是爲記

白牛鎮戴氏義塾記

嘉興郡城東北六十里曰白牛鎮居人歎百家爲其鄉之望者曰賜谷處士戴氏諱某字某患鎮學之弗立而後生小子無所受教規創義塾以私淑乎里人有志未遂而沒後二十年其子曰光遠字君實始因其經畫之素度地於鎮東若干步廣袤可二十畝而羸程土物略基址考正面勢召匠簡材揆日興作先聖先師之殿峙其中論室踞其後齋廬翼其旁邃廡穹門下至庖湔庫

庾直舍之屬為屋總四十有五間陶甃黝堊績壯而不
華圖史之藏什器之須纖悉畢備周以繚垣環以幽篁
佳木花徑果蹊而瀦其流泉為芟荷菰蒲之區又十畝
不啻起至正某年某月訖七年某月而告成八年春二
月乃延儒師招來學用仲丁行舍萌之禮退即講席俾
序進而請業焉四齋職教者各一人生員恒百五十人
割上腴之田五百畝以贍之既卒成前人之志又將有
以昭示于後人而圖其永久於是慈谿黃伯成甫以高
文宿德主領教事佻來求予記之予聞昔人有言惠有
術也養有道也惠不在豐而在乎不費養不在大而在

其不費故可尚也惟其不窮故可貴也戴氏父子其深
知夫惠之之術養之之道矣乎古者五家為比五比為
閭門側之堂為塾大夫士年老不仕者為左右師而閭
中之子弟學焉今之義塾猶有其遺意若夫屋室之多
為間至四十有五則不止於門側之兩堂學徒之眾為
員至百有五十則不止於閭中之子弟是皆非古之所
有其為惠也豐矣古者步百為畝而以百畝為一夫之
私田民無不受田之家而士不必仰給於學今俾以田

五百畝則十家之產也而况今一畝爲步至於二百四十又不止十家之產而已是則出於古之所無其爲養也大矣天之生人也莫不賦以仁義禮智之性聖賢與塗人本無以異因其根於心者使之親師取友朝益暮習而日趨於善達夫深造而自得皆其本然之固有物非損於此以益於彼斯不亦惠而不費乎物之聚也有數而其用也易耗雖封君之富欲以兩鐘爲弟子之養尚恐廩人之粟有時而弗繼今乃欲以布衣養徒之事自任而致其力焉使之因地之利歲取之而不竭利於今者有以施及於後斯不亦養而不窮乎蓋設教必

以弟此特導以幼學之節而養其良知之本云云
它日由是而以俊選論於鄉以賢能登於天府授之以政將見利澤之加於人爲惠益豐爲養益大戴氏父子之功奚獨善於一鄉而止乎按郡乘宋名臣陳公舜俞其地人也舉進士應制科皆在前列以山陰宰召試館職不就而上書力詆青苗法忤執政意謫爲監當官公以直道自信無所回撓每躋犢往來山中自號白牛居士人遂以名其故里諸生息斯游斯仰企前脩儀刑未遠誠有所感慕而興起安知無如公者出於其間戴氏父子且與之同不朽矣此又予所厚望庸因記事而并

志之以俟焉

婺州路新城記

婺在吳爲東陽郡在梁爲金華郡隋肇置婺州 國朝
卽州建路設總管府而郡城之初始築得而詳圖志載
宋宣和四年知州事范之才重築周十里基三丈面廣
三之一而高倍之舊爲門十有一後塞其四而存其七
東曰赤松南曰八詠曰清波曰長仙曰通遠西曰朝天
北曰旌孝逮今二百有三十年地壞弗葺非一日矣聖
人有作一視同仁八荒之內莫非我室我闈林林總總
之衆相安乎鑿飲耕食無分乎此疆爾界而 皇靈

守有截隱然若天險之不可陵不假參以人力也
願以承平滋久執事者習於因循忽於細微不測之變
起乎倉猝中區倣擾而旁州比縣民譌不寧於是行中
書省用江東浙西列郡之請俾治其故城而新之以備
非常謂浙東地瀕鉅海尤關於要害併下其事于帥聞
令郡府相其便利而講行修築之政焉婺實肅政廉訪
司治所今副使伯嘉訥奉政公僉事禿滿鐵穆爾朝列
公奉議王公武暨照磨某官王君某咸以爲有備乃可
以無患此古之良規今之切務屬總管太中陳侯伯顏
不花亟謀興作僉事鐵穆迭爾奉議公適至交贊其議

陳侯亦自任爲己責而不敢後爰頒其役于州縣州縣之長吏各率所部之民來聽要束資糧既具匠傭既集乃揆日以庀事大家則量地而賦工中產則輸財而佐費膚落屏蔽次第就緒然以古之言地利者蓋曰高城深池今外濠堙塞城已高而池未深也不可憚其勤而諉於方來由是役既輟而復舉籍向之役所不及者使出錢爲僦直募間民來即工而官給其食推求故道䟽鑿而濬滌之州縣長吏則更休迭進以董其役副使公首尾親臨督視命寮屬某等相繼總其功程而爲之經畫勸相經歷某官某繼至副使公藉其伙助爲多焉

其城直巷仍其故址以尺計者一萬七千七百九十厚二尋有四尺高二尋有二尺以今昔之度準之俱有加於舊鎮壯雄峻則昔之所無也七門並啓扃鍵如式而西北二門皆環以甕城甕石爲路脩與城等索甃爲堞其崇五尺屋于門觀之上者七以謹候望屋于雉堞之間者三十有六以嚴徼巡其南因大溪以爲險北東西三面壕之脩以尺計者八千六百二十有五廣六尋二尺有八寸深二尋有六寸跨以三鈞橋過以三石壩壤高水絕則列樹七星椿以防其空鄰屋于壕壑之旁者三十有六而棲戍卒於其中凡城之役起至正十二年

春閏三月巳亥訖其年秋七月乙酉積日爲百有七壞
之役起是年冬十月丁卯訖明年夏五月甲申積日爲
百九十有八而畢潰于成居者有恃而無恐徃役者以
分之所宜爲而忘其勞陳侯使序次顛末以授某曰其
爲我書而鏤諸城隅用昭示于後人某竊惟易於萃戒
不虞而重門擊柝有取於像使節所莅婺爲會府民物
萃聚殷盛叢劇儆戒無虞而陰銷潛弭姦覲之萌誠有
不容緩者鄰境之枹鼓相聞而婺獨按堵如故居安慮
危思患豫防及是閑暇而汲汲焉圖所以固吾圉夫豈
通計也哉矧今風紀之司弘宣德化而人知尊君親上

可博施恩信而人樂趨事赴功且將以民心爲
垣墉士氣爲樓櫓精神翕合與山川之脈絡相爲流通
益重金湯之勢而於地利人和兩盡之矣國之保障永
求是賴嗣爲政者所當知也可無書乎

松溪縣新學記

建爲先師朱文公之闕里松溪建屬縣士生其間身親
受業於公之門與聞公言論風指於淑艾之私者踵武
後先其地雖褊小而士習爲最盛逮入皇朝治教休
明人才尤彬彬焉縣故有學規制甚備至正十二年大
盜竊發於河南而江淮閩粵繹騷不寧山谷愚氓相挺

而起佞軼縣境蹂踐民居兵燹之後惟夫子廟若魯靈
光之歸焉獨存識者知爲天佑斯文之兆匪朝伊夕必
有起其廢者 今天子方慎擇守令惠綏黎元十四年
夏六月今縣尹凌侯實來視篆之三日用故事款謁于
先聖禮成而退左右顧瞻徘徊太息曰學校之廢興長
民者之責也我其敢不以爲已任即命鉤考簿書徵理
歷年贍學田租在豪民黥吏之手者凡得米若干石資
以召匠市材揆日庀事侯躬蒞教護屬功而課其章程
縣人攝尉事兼弘道暨教諭李璿訓導傅子實皆悉力
以相焉自禮殿論堂齋廬寢室至于門廡庖廩咸撤而
其垣墻端其術道墜茨瓦甃黝堊髹髹形舉稱其
始於秋七月訖於冬十月而告畢工安神有位配侑
在列範銅爲祭器而他所宜有者靡不具完葺脩息游
各適其所佩衿來集弦誦相聞饋膳之須亦無乏絕侯
既行舍萌之禮以落其成不遠千里俾諸生揚堯奉書
走金華山中以記爲請昔壯子美題詩衡山縣學稱陸
宰以雅才新意脩儒服祖亘事於干戈之餘其辭逸出
橫厲氣誼激烈數百歲之下讀者猶爲之悚然侯下車
之初即以興學爲先務披荒殘植棟宇甫十旬浹而畢
潰于成其雅才新意視陸宰孰多乎竊觀魯人之頌僖

公曰既作泮宮淮夷攸服固非衡山之事可同日而語也賢侯導宣上化以振起士類將見魯人之頌復作於今雖子美未易贊一辭矧以眇焉末學衰朽諄眊猥令載筆爲之記何能鋪張偉績以昭示于方來也哉姑序次其廢興之歲月云爾侯名說吳興人大父秘書少監公夙任風憲父集賢直學士公治郡有聲家學淵源所從來非一日矣宜其爲政知所本而不謬於緩急之序如此云

杏溪祠堂記

杏溪祠堂者鄉先生傅公之祠也先生諱寅字

學經史百家悉能成誦比長益求異書而讀之問從說齋唐公質疑問難皆有援摭可反復說齋喜曰吾益友也及聞其升陔分陝之說語門人曰職方輿地盡在同叔腹中矣先生於天文地理明堂封建井田律歷兵制之類世儒置而不講者靡不窮究根穴訂其譌謬資取甚博參驗甚精事爲一圖累至於百號曰羣書百攷大愚呂公閱其禹貢圖攷曰是書可謂集先儒之大成矣揭其圖請申言之而坐諸生以聽且曰以所能者教人所不能者受教於人理之所在初無彼此先生亦樂爲之盡魯豈不勸先生於文中子人不里居地不井授

終苟道一章屢歎息而言周禮太平之書于時九等授田家給人足泉府之設特以備凶荒未必常用也况是書體有本末用有先後若大綱不舉而獨行所謂國服爲息者是猶取名方中百品之一而服之及其害人則曰是藥出於名方云爾常恨熙寧諸賢未有如此辯之者故百攷之書於成周之授地賦兵封國制軍增地制域畝步溝洫稼穡貢賦特詳焉亦足見先生之學可措於實用而非虛談矣先生又嘗徧游江淮縱觀六朝故迹南北形勝詢諸史謀而得其成敗廢興之故歷歷如指諸掌是豈徒以登臨之適爲快也哉先生之教人每

下學上達自有次第不先其近者小者而驟語其遠者大者後生淺薄學益不實故於小學尤所留意來學者恒以百數必先授以曲禮內則少儀鄉黨諸篇使於日用之間與義理相發明而知道之與器未始相離也先生論古軍制纖悉備具而不欲人讀兵書曰胷中無論語孟子爲權衡遽聞譎詐之言則先入者爲主害心術矣此先生之所學與所以教之大方也先生世居婺之義烏父孝儼篤行君子母樓氏禱於石姥山而生先生骨秀神聳蚤有器識事親孝謹處兄弟子姪均一無間鄉閭有事輒以身任之非公事不至官府縣長吏之

賢者必造而問政言無所隱人有陰被其賜而不知者里居之日與馬公師文孫公居敬爲同志永嘉戴公少望聞先生名奉贄願交大愚在朝行數稱先生之文學行義彭公子壽章公茂獻葉公正則吳公德夫汪公季路黃公文叔黃公商伯無不推敬文叔欲與同列奏補以官知先生不可屈乃止惟館於商伯最久賓主之間日以義利相箴切不爲無益語他所與游亦皆顯人至其爲臺諫爲執政則絕不與通先生既不有仕祿又不屑治生業商伯特浙西廉節遺以錢五十萬先生悉散於宗族鄰里一無所留晚益貧郡守孟公聞而歎曰不可使賢者飢餓於我土地乃輟俸貲倡其親友爲買田築室於東陽之泉村而先生遂爲東陽人於是大愚及一時名公皆在黨籍相繼放逐先生亦杜門不復出矣先生好爲詩閑遠古淡有陶靖節邵康節之風馬子七人皆克紹其家學大東尤敦慤克肖其德大原試漕闈爲本經第一先生既遣猶子定受業朱文公之門得其微言奧旨歸與諸弟共講而大原亦從慈湖楊公游楊公亟稱之程子謂君子教人有序非先傳以近者小者而後不教以遠者大者先生之所以教皆程子之遺意也先生年六十有八以嘉定八年卒于家後百二十年

曾孫師蒙師佐懼人易而世疏乃即家建祠歲時以享祀燕私合其族祭主於先生者始遷之祖也上援其父者明有所本也下及其子者亦有所傳也堂成於重紀至元之二年師蒙已卒因以脩食堂師蒙作也祠室堂軒爲間者三翼以齋廬爲間者六有田三十畝子孫更掌之以供祠事師蒙兄子似翁將圖其求父爰以杖來謁記且曰祠之作本以寓子孫追遠之意而邑之士友以爲古者鄉先生沒則祠於社其禮又闕弗講乃相率爲文以祭宜牽聯得書屬序其興作而首著先生學術源流之懿者庶幾後人知所矜式也來者能聞風而興焉則是祠也有功於名教甚大奚止可以合其族而已乃如其言併書之

遠懷亭記

東陽蔣君子晦作亭名遠懷京兆杜君伯原爲之篆題而未有發其所以名之義者子晦既不可作其子相與謀而以記來屬於予蓋子晦之先家于東陽者十一世乃定縣南二十五里之橫城曾大父迪功府君生于宋季用入粟佐邊補勅品官而不汲汲於求進平居澹然無營惟務擇師勗其子弟於學且將推以淑其一鄉未及有所爲而逝大父建昌府君有材幹而個儻尚義慕

承先志以景定元年即所居之西建講堂寢室齋廬直舍及庖廩之屬爲屋以間計者總若干割田租一萬以隸焉號橫城義塾迎致故禮部尚書方公爲之師公時自著庭歸卧蛟峯下欣然爲之出其立教先德行而後文藝凡所揭示一本於先儒月書季考具有程式擔簦負笈者不遠數百里而來居無何聞廷議欲畀以婺之郡符東陽婺屬邑也公遂撤臯比而去鄉先達見山喬公霽月陳公存齋呂公繼之四明東洲吳公又繼之爲教悉遵其舊法戶外之獲亦無減於昔名人魁士項背相望後生晚出顛角斲然見於題名石刻者六百八十有五人建昌之諸父元善兩膺鄉薦從弟合猶子朋輩皆登上庠領冑舉長子國光尋升學館仲子國賓從子國華國玗俱取漕薦咸淳六年建昌爲仇家飛語所中不得安其居而塾廢矣天朝奄有南土至元十五年命左丞廉公行中書省於江右聞其父在廬陵亟遣招之凡其磊落不羈論議疊疊知爲奇士力加甄拔授進義副尉南康路建昌縣主簿時已年踰耳順拜命之堂不父辭歸距祖居三里所營別業於南溪上以處其季子即子晦之父穀城府君也既又遷義塾故宇之僅完者於溪東更號城南精舍謀復合子姪及里之俊秀羣居

而肄習焉二十一年精舍甫就緒而建昌歿穀城逢時
休明慨然以材自奮久留京師且有官簿于朝暨出爲
穀城尉倦游而退休于家林遽以疾終精舍亦廢矣子
晦自以生晚不及觀家塾之全盛而其美意不可不續
圖起其廢而有不暇給爰卜地於精舍故址之南百步
曰黃金塢雙峴擁其後鄰邑之桃巖龍門諸山供楫其
前而東岡獨擲乎勝處以至正元年六月構屋其上爲
楹間者三昇石刻真其中外爲小軒以憇來客而便觀
眺曰遠懷亭者示子孫使勿忘也故翰林學士侍讀尤
公序東陽縣志稱其大家多創書院作好飯招延名士
以教鄉黨子弟詩書講誦相聞旁郡他邑所不及指石
洞西園南湖安田先賢過化之地及金龍四塾而言也
山空歲晏遺響寂寥而蔣氏一門百年五世君子之澤
猶有餘潤明發有懷前人未遠如將見之而親聽命焉
攷其成規舉其隆典使賢材興於照代義聲動於遐方
豈非子晦之初意乎此予所厚望於其嗣人也其可大
書特書屢書不一書者奚止若今所記而已穀城之墓
予實銘之得以互見者不贅焉

書東陽徐氏族譜圖後記

宋奉議郎兩淮宣撫大使司幹辦公事徐公諱彬字文

伯潛之曾外祖也徐爲東易著族七世以上名皆闕而以行稱六世祖曰增兄弟五人增最長次永次極次謙次逸族大而分增居縣南號南徐謙居縣東號東徐兩族尤盛撥魏科躋職仕者代不乏人增之子曰起起之子曰壽公高祖也曾祖曰元輔祖曰楠免解進士考曰忻公以太學上舍生登淳祐七年進士第補安慶府教授堂差泗州教授召除國子正寶祐六年與潛之曾祖戶部府君同在兩淮制幕爲主管機宜文字淮西則公淮東則戶部府君故戶部府君爲我祖考請婚焉祖妣之來歸景定元年也時公已不祿一子亦早夭二女

即我祖妣次適永康章氏潛生未晬遽自免乳去母氏之側而祖妣之撫育教誨者二十年祖妣沒已久而潛忝有祿食德薄位卑所以榮其先者寵數有限莫伸罔極之報衰退之餘誤蒙收召入直翰林備員侍講始用著令推恩于祖考祖妣比年兩膺錫命潛既得謝而歸虔奉制書展告墓下族姻里黨咸會祖妣之再從姪文泰亦在焉因出徐氏譜圖俾潛以祖考祖妣之年壽卒葬贈封官爵系于下方我祖考諱端卒於大德八年五月二十四日壽六十有五祖妣卒於大德七年八月二十四日壽六十以十年八月合葬于義烏縣所居東

北三里崇德鄉東堃之原祖考前承節郎初贈中順大
夫禮部侍郎上騎都尉追封江夏郡伯再贈嘉議大夫
本部尚書上輕車都尉進封本郡侯祖妣初追封江夏
郡君進封本郡夫人文泰字伯通有學有文庶幾能
其宗者徙居義烏三世矣

重刊黃文獻公文集卷之七

